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田野考察筆記

市區道壇的儀式與祭祀——香港德教紫靖閣的全年活動個案研究
(2007-2010)

・鍾貫豪

口述史中的關係——民國時期香山名人與孫中山

・陳博翼

湖南易俗河米市考

・黃永豪

活動消息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成員單位：

中山大學歷史系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江西師範大學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廈門大學歷史系

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

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所

編輯委員會：馬木池、張兆和、陳春聲、程美寶、廖迪生、劉志偉、蔡志祥

執行編輯：黃永豪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季刊） 第六十一期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合編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出版

出版日期：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

香港科技大學出版技術中心 印製

ISSN: 1990-9020

通訊地址：

香港 九龍 清水灣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Editorial Office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23587778 傳真：(852)23587774

電子郵箱 (E-mail address): schina@ust.hk

網頁 (Web Site): <http://schina.ust.hk>

市區道壇的儀式與祭祀

——香港德教紫靖閣的全年活動個案研究（2007-2010）

鍾貫豪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德教是民國年間發源於潮汕地區的扶鸞團體，它在1930年代末期創教，40年代已經在潮汕發展迅速，其後在東南亞及香港各地傳播。作為一個扶鸞團體，德教與大眾所理解的道教差別在於德教的成員認為他們的宗教是一個將儒、釋、道、耶、回五教合而為一的世界性宗教。五教之中的核心教義，包括儒教的明德忠恕、道教的抱一修真、佛教的明心見性、耶教的大公博愛和回教的慈愛清真皆能發揚人類崇高的德性而教化於人，而德教則在不分種族、不分宗教的情況下，將五教共冶一爐。¹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香港德教團體紫靖閣。它於1962年創立，置閣於西營盤的一棟大廈內。時至今日，紫靖閣仍是一個有定期扶乩活動的道壇。1949年後，德教在內地被取締，潮州人將他們家鄉的信仰帶來本港。紫靖閣標榜扶乩，協助信眾問疾決疑，並藉扶乩及其他引申出來的宗教活動去維持全年的運作。本文主要透過紫靖閣的全年活動來探討道壇如何透過定期宗教活動以提供更多的機會讓信眾參與，從而指出一個市區道壇的全年運作情況、特色及其在香港本土化的過程。²全文所採用的資料將以紫靖閣2008至2010年的乩文及筆者從2007至2010年的田野考察筆記為主，目的是希望透過結合文獻及田野材料以貼近了解紫靖閣的近況。³

正月代表着一年新的開始，紫靖閣在正月主要舉辦三個活動：分別是正月初五之開閣日、正月初九之請符日和正月十五之元宵活動。筆者從2008年開始連續三年觀察這項活動，以下將以2010年的田野考察為主要紀錄，詳述這三項活動的內容及意義。

正月初五之開閣日

每一個有扶乩的道壇都會有「首鸞」，所謂

「首鸞」即是道壇在新一年的第一次扶乩。新一年一定以農曆年為準，以正月作開始，西曆是不會計算在內，所以西曆的元旦是不會有任何慶祝活動。

不同道壇都會以正月作開始，通常不會遲於正月十五。紫靖閣每年第一個活動是正月初五之「開閣日」。據閣長稱，因為每年年末謝灶君⁴的時間為「官三民四」，即是古時官員在農曆十二月廿三、平民在十二月廿四祭灶君，所以由年廿四開始至正月初四期間，神仙會返回天庭報告每個人間家庭的善惡。到新一年的年初四，平民百姓就會在家中迎神，表示神靈述職完畢後會重返人間，繼續接受祭拜及掌管每家之善惡。因此，待眾善信於年初四在家中完成迎神儀式後，紫靖閣將接續於年初五舉行新一年的活動。

年初五的開閣活動主要是請財帛星君下凡，即俗語所謂「接財神」，求財神賜福，乩文解釋：「紫靖每逢首鸞，例必命駕，寵錫之餘，留為錢種，生生不息。」⁵所有伺子善信都希望得到財神賜福後，全年無論在正財及橫財方面（包括做生意、工作及炒股票等），都能有所獲利，當中請財神賜福最主要的儀式是「請利是」。

所有「請利是」的伺子善信需要在儀式進行前預先登記，工作人員會根據伺子善信所要求的利是數目進行盤點。例如陳宅今年請20封利是，工作人員會先預備印有德教徽號的20個紅色利是封，然後每個利是封內放港幣兩元。利是封封妥後，再在利是封封面寫上每家戶主的姓名，然後垂直放在金色盤子上等候儀式的進行。

其實，伺子善信每請一封利是只需要捐獻港幣一元。所以照道理而言，捐一元而換兩元利是，紫靖閣進行這個接財神儀式是要虧本的。不過，伺子善信每次都會捐款數百、甚至數千元，

只是爲了換數封經財神賜福的利是，所以所謂「捐一元」純屬象徵意義。有資深善信將這個行爲理解爲「一分耕耘，兩分收穫」，屬上天對伺子善信之恩賜，因此紫靖閣中人會視「捐一得二」爲一種上天的獎賞。

當每個家庭的利是放在預先準備的金色盤子後，就等待開乩時進行賜福。首先，乩筆開動後，祖師會請財神訓勉大眾，大意叫人全年謹記行善。之後進行賜福儀式，乩手將乩筆指向全盤利是，然後不斷在利是上方畫圈，示意在爲利是開光賜福。賜福完畢後，由閣長負責頒發利是，由主持負責宣讀名字，伺子善信需在正中的神像面前跪接。至於拿利是的先後次序，通常是伺子先拿，善信接續，閣長自己一家所叩的賜福利是則由其妻子代領。

各人請完利是後，就可把利是帶回家中供奉。通常經賜福的兩元利是是不會即時使用，它們會被保存一年，待新一年再請到新的賜福利是後，才會被使用，以示新的財運又再帶入家中。

正月初九之請符日

正月初九是紫靖閣的請符日。在一般信眾的信目中，符的主要作用就是驅邪驅鬼，同時亦兼及鎮宅、保平安等功效。符在坊間是不難買到，只要到一些大型廟宇外的店鋪就能購買，廟祝及解簽的人更會勸導那些在該年犯太歲之人購買平安符以保全年平安。紫靖閣爲了順應習俗，把每年的正月初九定爲「請符日」，而所請的符與坊間的平安符最大不同之處，爲每張符皆是用乩筆親書，這點在信眾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

有別於其他乩壇，紫靖閣只會一年賜一次符，在正月初九之後的一年內就不會再有機會請符，因此伺子善信會利用當天叩請足夠數目的平安符及鎮宅符供全年之用。所謂符，其實是在扶乩時用朱砂筆寫上「敕令」字樣的一張黃紙。符中的「敕令」字樣必須是直寫，而且兩個字是合文，⁶通常書寫時是一筆直落而不停頓，需時須20秒左右。

基本上伺子與善信所得到的符都是一樣的，不過伺子所擁有的符是正月初九當晚直接用乩筆書

寫，而善信所擁有的符是預先寫好，然後再由善信叩請回家供奉。所以，善信爲確保他們所手持的符與伺子所擁有的是一樣功效，他們會在取符後，立刻跪拜，然後「報告」予祖師⁷：「某人某宅今請符X度，求祖師保平安」。他們甚至會把獲得的符，在插滿香的香爐上面不停打轉，利用煙薰使符更爲「潔淨」。這些行爲與舉動表面上是感恩的表現，但亦可看作成不斷要求祖師不要忘記保佑請符之人及其家庭，實帶有提示神靈之用。

無論平安符及鎮宅符，在信眾的心目中，其有效期均爲一年。到每年年末，伺子善信可在家中或上壇把舊符燒掉，到新一年再請新符以求繼續保佑。

正月十五之元宵活動

正月十五是元宵節，在道教中，該天亦是上元佳節，需祭天官。⁸紫靖閣作爲一個設於市區大廈內的道壇，早年亦曾試過舉辦上元燈會，⁹不過時至今日，礙於地方所限及聚集人數眾多，已很難續辦賞燈及猜燈謎這些傳統民間慶祝活動。不過爲表示新春團圓，工作人員會煮一些湯圓供伺子善信隨意分吃，以示應節。當晚除了扶乩和上天表祭天官上帝外，全晚最主要的活動就是「請令旗」。

蓋自德教之興，定於是夜，頒錫錦旗，藉以保歲之平安。該為生財之工具，一舉而兩便得矣。¹⁰

乩文中已清楚表明「請令旗」主要有兩大功用：一爲鎮宅保平安，二爲招財。所謂「令旗」，其實是一塊寫有「敕令」二字及蓋有「協天閣關主裁」專用旗印的、¹¹鑲紅邊的直角三角形黃布。完成蓋印後，該黃布就成爲一支經過加持的令旗。與「符」相同，「敕令」二字亦是用乩筆蘸朱砂合文寫成的。但由於人手不足，這些令旗通常會在農曆十二月下旬預先畫好，不會像伺子於正月初九請符那樣可以即場請求乩畫。至於乩畫令旗的日期則每年不同，主要以遷就乩手的時間。

用乩筆所畫的令旗數目每年不同，不過其數目一定是由扶乩決定，並多以3和8作尾數。常用3和8作尾數皆與廣東話中的「生」、「發」諧音相同，「生生發發」，可謂寓意吉祥。由於每年所畫令旗數目有限，伺子善信請令旗的數目亦自然會有一定限制。通常用個人名義請令旗最多為一至三支，而每個家庭只需請一支令旗放在家中即可保闔家平安。由於令旗的另一功效為招財，所以亦會有商人用公司名義請令旗，申領時就用某某有限公司名義登記，到取旗時就由其老闆親領。

當晚扶乩開始後，就由祖師示意閣長代頒令旗，由主持負責宣讀，伺子善信需跪在正中的神像面前，然後由閣長代為頒發，閣董會成員及伺子先取令旗，之後才到善信，情形與正月初五請利是時的領取形式近似。信眾請令旗的數目需向工作人員預先記錄在冊，到頒令旗時，主持會根據請令旗數目進行頒發。閣長頒令旗時，伺子善信會先跪下，主持會再問一次請令旗數目，以作核對。同時，如果有伺子善信自己想臨時增加請令旗數目或臨時想代別人請令旗供奉，亦會於此時先行記錄，到第一輪的令旗頒完後，餘下再由這類後補案例補領。

主持詢問完所請令旗的數目後，接着會詢問「報效」數目，即是問會捐多少錢。根據2010年的紀錄，閣長捐2,280元，乩手捐 3,730元，其他伺子則分別有捐 838元、1,228元、1,288元、1,328元、2,328元、3,388元、3,800元到最高5,000元不等。善信則有捐88元、300元、838元，甚至上千元不等。所捐金額總離不開3和8這類數字，與新年寓意吉祥可謂直接相關，至於經常見到2配8，則取廣東話諧音「易發」，有招財之意。其實「報效」多少純屬心意，只求新年有好意頭而已。捐錢時，主持會問領旗人今年「報效」多少，有些人未必能即時回答。這時，主持人會根據簿冊上的紀錄提醒領旗人上年捐了多少錢，領旗人大多數會答「照舊」，即所捐金額與上年一樣，亦有人會刻意捐得比上年多，以示今年比上一年富有。

領旗人從閣長手中跪接令旗後，閣長就會講「擺左就大吉大利」。之後，領旗人就會走到近窗的桌子旁領取「福品」。所謂「福品」即是

拜過神的祭品，用紅色塑膠袋裝着，內有大桔一對，寓意大吉大利、好事成雙，而潮諺「兩個大吉行通城」亦正是這個意思的表示方式。每個紅色塑膠袋前都會釘着一個寫上名字的紅色利是封，確保每一個捐過錢、領過令旗的人都會得到一份「福品」而不致有人遺漏。

至於餘下的令旗就會被收起，因為一過正月十五，一年內就不會有機會再請，做法如同正月初九請符一樣。有些信眾如果只是預先登記請令旗，但到正月十五當晚並沒有出席則當作自動放棄論。「沒有付錢，人又沒有到，都當唔請（旗）。」這一小部份人往往會在背地裏被人非議及被批評為不誠心。

元宵節當晚，伺子還可請一些「香灰」（即香爐灰）放在家中以備不時之需。首先，工作人員會準備印有德教徽號的紅色利是封，然後用小鏟把一些香爐灰放在利是封內，再把利是封放在乩盤內，由乩筆進行開光。乩筆會圍繞利是封打轉，以示經過加持。在整個儀式中，閣長能夠得到九封利是，其他伺子則有七封。據稱符灰沖水能有治病功效，不過只有伺子才有資格領取，其他善信則未能享受此待遇。

正月初五的請財神賜利是、正月初九的請符和正月十五的請令旗這三個活動是紫靖閣全年最多人參加，亦是信眾捐錢最多，支持最深的活動。縱使市區道壇舉辦的活動規模有限，但由於正月所辦之活動皆以迎合普羅大眾求財及保平安之需要為主，故此深受歡迎。從筆者聽到主持口中所報「報效」的金額數目總和已達十萬元以上，可謂是除售賣祖先牌位以外的一項最大收入來源，有助道壇支付全年開支。

神明誕期

作為一個提倡三教合一、五教同源的道壇，德教紫靖閣每年除了農曆七月主力負責盂蘭盆會外，其他月份皆會賀誕，誕期的詳細情形可參閱表一。不過為方便伺子善信參拜起見，很多時慶祝神明誕期會放在初一、十五與扶乩日同時進行。儀式會在每個朔望扶乩日的晚上8時進行，以下筆者將以2008年11月12日（農曆十月十五日）

慶祝南屏古佛師尊誕為例，¹² 記錄閣董會成員在神明誕期之祭拜情形。

在神明誕期日所行的儀式名為「大祭禮節」，儀式開始時需全體肅立，七位身穿長灰袍的正副閣長和閣董站立在前，其他伺子善信站立在後。前方所站的人數一定是單數，據稱這純粹為求對稱美觀，並沒有特別宗教含義。然後，工作人員會鳴鐘敲鼓。由於德教視關聖帝君為玉皇大帝，所以為表特別尊重，在身兼玉皇大天尊的關帝和協天閣關主裁寶誕儀式上需鳴鐘敲鼓各二十四響，至於其他諸位仙真寶誕則各敲十二響。眾閣長跪下奉香，接着全體誦唸《德教心典》三遍，然後由代表「上天表」賀誕。¹³ 天表的內容大意是感謝諸佛仙尊四十多年來的保佑，並期望神明悅納紫靖閣全體成員的獻祭。代表會用潮州話的唱唸方式恭讀天表，完成後會將之焚化。之後，再由正副閣長連同閣董七人行「五獻禮」，包括獻花、茶、酒、齋菜和鮮果，並另獻壽桃和壽麵。最後，全體伺子善信行三頂禮，禮成後便拍手道賀。

對一般信眾認知而言，神明誕期往往是大型活動，而且很多時是連續舉辦數天。設於大廈內的道壇，往往會因地方狹窄及人手不足而將賀誕規模縮小並把程序精簡。紫靖閣中的核心成員，或為商人，或為在職人士，要親力親為舉辦各項神明賀誕活動是較為困難，而且近乎每個月皆有誕期，他們若長年大規模舉辦活動會應接不暇。因此，閣董會職員稱，儀式必需要簡單而隆重才能迎合大眾，伺子善信才會有時間參加。現在，每次神明賀誕的全套儀式只佔大約15分鐘，可謂既省時而又能切合大眾實際需要。

表一：紫靖閣諸佛先真聖誕暨閣慶紀念日¹⁴

日期（農曆）	活動名稱
正月初九日	玄穹高上帝玉皇大天尊聖誕
正月十五日	元宵佳節
二月十五日	道祖太上老君聖誕
二月十九日	觀世音菩薩聖誕
三月初三日	玄天上帝聖誕
三月廿三日	天后聖母聖誕
三月廿九日	福德正神聖誕
四月十四日	呂純陽師尊聖誕 （循例延至四月十五晚補祝）

四月十八日	華元化師尊聖誕
五月十三日	協天閣關主裁聖誕
六月廿四日	玄旻高上帝玉皇大天尊聖誕
七月杪日	地藏王菩薩聖誕 （循例在八月初一晚舉行補祝）
八月初一日	鍾離權及韓康師尊聖誕
八月廿七日	先師孔夫子聖誕
九月初九日	重陽佳節閣慶紀念
九月二十日	柳春芳師尊聖誕
九月杪日	延壽藥師佛聖誕 （循例在十月初一晚舉行補祝）
十月十四日	南屏古佛師尊聖誕 （循例在十月十五晚舉行補祝）
十月廿九日	宋大峰祖師聖誕 （循例延至十一月初一晚舉行補祝）
十二月初八日	釋迦世尊聖誕
十二月初九日	楊筠松師尊聖誕 （二師在初九晚同參）

春秋二祭

紫靖閣內的閣董會成員每年都會在春分及秋分時節舉行春秋二祭以祭祀報本堂及孝思堂內的眾祖先牌位。¹⁵ 在春秋二祭之前的兩星期，工作人員會發信通知牌位家屬將會舉行祭禮，各家屬可以參與祭拜祖先或捐款襄助。不過事實上參加之人數不多，親到之人多為閣董會成員的家屬而已。由於春秋二祭儀式的內容、時間和地點完全相同，以下本人將以2010年3月21日舉行的春祭儀式為主，陳述閣董會成員官式祭祀祖先之情形。

春祭舉行儀式的地方是大殿和大廈十五樓，即頂樓，平時稱作「仙佛行宮」。當晚，工作人員首先在場地的左方牆上掛上寫有「香港德教紫靖閣春祭大典」的紅色橫幅，然後放置一張大供桌，桌上放一置個大型的神主牌位，神主牌位上由左至右寫着：「本閣孝思堂各姓氏祖妣/考諸先靈之神位」、「德教紫靖閣歷代先賢之神位」、「本閣報本堂各姓氏祖妣/考諸先靈之神位」。三個神位前方各有一瓶鮮花供奉。牌位前依次放置12杯茶、酒，12雙筷子、10碗由冬菇、荷蘭豆和豆卜組成齋菜和12碗米飯。有閣董會成員表示，供品的數目多用12，這樣牌位內的祖先在全年12個月皆得祭祀。供桌最前面專設香爐及擺放金銀衣紙，然後擺滿了各式食物，如各式水果、米飯、中式包點和甜糕甜

餅。最後，地上放置兩匹紙紮大衣料和兩對紙紮大金元寶，準備作化寶之用。

2010年的春祭儀式首先於晚上八時在大殿舉行，約有二十多人參加，主要是部份閣董會成員、家屬和牌位家屬。當晚所用的儀式名為「大殿參師儀式」，主要是在正式祭祀祖先前先禮貌地參拜祖師，由於當晚不用扶乩，因此這個部份的儀式較其他大型節慶簡單。儀式開始時，首先全體肅立，正副五位閣長在前，其他伺子善信在後。然後，鐘鼓齊鳴各三響，眾閣長跪下進香，全體伺子善信唸誦《德教心典》三遍，唸完後全體再行三頂禮，然後宣告禮成，大家拍手致謝。

之後，眾人移師頂樓繼續春祭儀式，這次參拜的對象是各祖先牌位。首先，仍是全體肅立，然後請主祭者，即紫靖閣閣長就位。接續再請陪祭者就位，陪祭者包括閣老、報本堂主任，副閣長和財務主任四名。總之，連閣長在內一定要湊夠五人在前（閣長和報本堂主任是必需的），務求做到對稱效果。¹⁶最後再請與祭者，包括全體閣董、德友及眾先靈眷裔就位。眾人就位後，就由禮生擊鼓三遍，然後由五位主祭者及陪祭者上香，再行三叩首之禮。上香後，眾人唸誦《德教心典》一次，因為並非扶乩請仙佛下光，所以免誦後半部的啓經讚。之後，由報本堂主任為代表用潮州唱腔宣讀祭文，祭文內容大概為紫靖閣所立之報本堂和孝思堂是「緬懷祖德，源遠流長」，而舉行春祭的目的是「慎終追遠，子孫賢孝，尊親法祖，秉正綱長」，而最後祈望眾仙佛及各位牌位上的祖先保佑「年年此日，瓜瓞綿綿，神其降臨，是格是嘗」。¹⁷拜讀完畢後會將祭文火化，接續由主祭者和陪祭者五人行「五獻禮」，包括獻花、茶、酒、齋菜和鮮果，並依次另獻棗盛、豬首、大發、喜包、甜餅、紅桃、豆蔲糖、米通；金銀衣紙、兩匹紙紮大衣料和兩對紙紮大金元寶則獻祭完畢後拿到天台的化寶爐上焚化。最後，全體成員包括伺子善信及家屬向歷代祖先行三鞠躬禮後即禮成，然後大家拍手致謝。

由大殿到頂樓的獻祭儀式歷時大約40分鐘，同樣亦體現了市區道壇在儀式及祭祀上簡單而隆重的特色。儀式完畢後，眾家屬依次向祖先牌

位、地藏菩薩及近窗位置寫上「天地父母」的香爐上香，然後稍作等待，工作人員會將枱上的「福品」，即祭祀食物，分給眾人後便可離開。

孟蘭盆會

紫靖閣於每年農曆七月舉辦孟蘭盆會，民間俗稱「鬼節」祭幽。在香港，孟蘭盆會已經有數十年以上的歷史。在中西區，以西環至上環一帶舉辦尤盛，部份舉辦孟蘭的團體亦至少有40年以上的歷史。由上環至西環沿海一帶，包括西區公園、東邊街、水街、正街，以至西行至堅尼地城海旁都有潮州人及廣府人舉辦孟蘭盆會的足跡，¹⁸紫靖閣所舉辦的只是其中一個例子，而作為一個以潮州人為主的都市化道壇，紫靖閣就在自己本身所在的大廈內舉行儀式。

儀式定於每年的農曆七月十六日舉行，不過事前數天，家屬已經開始對先人進行附薦。在紫靖閣，任何人附薦皆是免費而隨緣樂助，孟蘭法會前的數天亦會在報章上刊登廣告歡迎各界善信免費登記附薦。¹⁹到七月十六日當天，附薦的名單將會貼於舉行法會地點的右方牆上，²⁰上面每一張的淺黃色附薦名單將會寫上：

佛力超薦XXX（先人的名字）之蓮位

陽居XXX（附薦者家屬的名字）敬薦。

通常參與附薦者都會順帶捐助孟蘭法事，捐助人的名單，即金榜，將列於大殿門口所見到的牆上。基本上，捐助金額及排名次序在金榜中都不分先後，但實際上閣長的名字永遠列於首位，伺子列後，最後為善信。凡有所捐助者，亦可領孟蘭勝會平安米一包，淨重一公斤。

除了附薦外，家屬亦可自行攜帶祭品祭祀或要求紫靖閣代辦採購金銀衣紙。自己攜帶祭品祭祀可分兩種形式：一是自行攜帶金銀衣紙，然後在天台的化寶爐上焚燒；二是自己先行到香燭店採購祭品，然後用紙皮箱裝起，再在紙皮箱上寫上先人名字並由香燭店派人送上紫靖閣，待農曆七月十六日舉辦孟蘭法會當天與其他人的祭品一併焚燒。如果由紫靖閣代辦採購金銀衣紙，通常伺子善信會捐錢

給紫靖閣，然後由職員根據金額準備相當分量的金銀衣紙，同於舉辦盂蘭法會當天一併焚燒。

到農曆七月十六日當天舉行儀式的地方是大厦的十五樓頂樓。當天，該大廳的雜物會全部清空，闢空地作舉行法會之用。左方設一供桌，桌上正中放置地藏王菩薩像，然後擺放供唸經用的桌椅，共有七人在座，一人作主法，另外六人，左右各三個，分坐兩旁協助。

至於右方，首先在牆上掛上寫有「德教紫靖閣盂蘭法會」的紅色橫幅，然後放置一張大供桌，專設香爐及擺放祭品之用。桌上正中放了一大三小的牌位，最大的一個牌位列於正中，然後三個小牌位並列其下。各牌位內容如下：

主牌：「本閣報本考思堂各姓氏祖先神位」

左：「佛力超荐十方法界九幽十類一切孤魂鬼子之蓮位」

中：「德教紫靖閣歷代先賢之神位」

右：「佛力超荐世界各地天災橫禍水火風雨兵役意外死亡孤魂等眾之蓮位」

在牌位的前方，供桌除放置日常祭拜的香燭外，更擺滿了各式食物，如九碗齋菜（包括冬菇、髮菜、荷蘭豆、豆卜），再在後面依次放了九雙筷子，九杯茶、九杯酒、九碗白飯和五盤水果。所供祭祀蔬果的數目一定是單數，務求做到對稱而美觀的效果。此外，供桌的後半部亦放滿各式甜食，如棋子餅、小蓮蓉包、米通、餅乾、巧克力、各式罐裝汽水、煉奶、盒裝的烏龍鐵觀音等，而兩旁則堆滿小包裝的白砂糖，白砂糖上插着「渡盡亡靈」、「早登極樂」兩面小旗幟。桌上所放一定是甜食，其中一名資深閣董解釋餓鬼吃得甜甜飽飽，這樣大家都會平平安安。

至於中間近窗位置，則在窗上掛上以佛教形式塑造的大士王畫像。畫中的大士王頂生二角、青面獠牙，高大威武，手持書有「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接引導師阿彌陀佛」的長幡。畫的最上方畫有觀世音菩薩坐在蓮花之上，代表負責

接引眾孤魂餓鬼，早登極樂，脫離苦海。據閣長表示，孤魂野鬼可沿着大士王窗外的方向，緊隨天台上所掛寫有「啓運孟蘭勝會冥陽兩利十方法界五首十類男女孤魂六道群靈同登極樂」的長幡而得到解脫，早登彼岸。至於大士王的供桌，則比右方的主祭位規模較小，只放置五碗齋菜及一些甜食，擺法與右方供桌類同。

紫靖閣所舉辦的盂蘭法會是交由香港菩提學會代辦。香港菩提學會早在60至70年代已參與法事活動，例如1972年的「六一八水災」就以「佛教壇」的名義參與港九地區六一八雨災超薦法會。²¹ 因此，菩提學會舉辦法會已有數十年的歷史。筆者於2007年至2010年連續四年觀察了由紫靖閣所舉辦的盂蘭法會，以下根據2007年的田野筆記陳述當天的情形。

早上9時正，法會正式開始。七名身穿橙色袈裟的法師就座。一人作主法，另外六名法師分坐兩旁協助。七人皆負責唸經，中間的二人，一人負責敲木魚，一人負責打小銅鑼，負責帶動唱唸的節拍。僧人整天要唸的是全本《地藏菩薩本願經》，全經共十三品，講述眾生萬物生、老、病、死的過程。《地藏菩薩本願經》經常用於超渡亡者，在盂蘭法會中唱唸此經有助迴向給死去的親人及協助其他遊魂野鬼得到解脫。僧侶是用潮州話唱唸此經，其他五至六名婦女則身穿黑色的比丘尼袍坐在右側位置陪伴誦經。事實上，這批婦女並非專業的誦經人士，她們告訴我只是隨着僧人的節拍大概唱唸。即使唸錯亦沒有辦法，但最重要則是誠心，「只要誠心，就會收到」。

唸完開經偈後，大約9時15分，僧人會帶領大眾繞場一周，主法手持念珠，尾隨六人，一人敲打木魚，一人敲打小銅鑼，四人手捧經卷一起唱誦。至於其後每人則持香一支，經過右方的主祭壇時把清香插上，然後返回座位。之後的數小時則繼續唱唸全本《地藏菩薩本願經》，每品大約要唸30至40分鐘左右，每唸完一品，大約有10分鐘的休息時間。

下午1時30分，閣長率領閣董會成員到祭壇親自參拜，主法則仍帶領大眾繞場一周，情況與上午一樣，同樣在經過右方的主祭壇時把清香插上。法

師返回左方唸經位置後，善信需依次排隊向左方的地藏王菩薩像跪下叩頭。每位善信跪下叩頭前，坐在最前方的法師會把一小撮檀香放在小香爐內，香爐前則放有淺黃色的《三寶證盟功德文疏》。三叩首後，代表所作功德完成並可以離開。

下午3時45分，主法會帶領大眾巡遊紫靖閣一周。主法手持念珠開路，尾隨六人仍做上午同樣的工作。僧侶會先到大殿，向着供奉神靈的方向唱唸經文。之後會到放祖先牌位的報本堂和孝思堂，向着牌位方向唱唸，然後返回主祭場地向供桌上的一大三小為孟蘭而設的牌位誦經。

下時4時正，閣長親率閣董會成員，正副閣長在前，其他伺子善信在後，於主祭場地向為孟蘭而設的牌位進行公祭。平日扶乩的正掌會在當天變成主祭人，用潮州話宣讀祭文。宣讀完畢及焚化祭文後，閣長會將各類祭品上供，依次為獻鮮花、茶、酒、齋菜、水果、米飯、各類包點甜糕、大型紙紮金元寶和一大袋摺成元寶狀的金銀衣紙。整個儀式大約15分鐘，於4時15分結束。

獻祭儀式完畢後，法師們會續唸未完成的《地藏菩薩本願經》。大約5時左右，閣長親率閣董會成員祭大士王。然後，工作人員會以極快的速度，手提一箱箱的金銀衣紙，先拜為孟蘭而設的牌位，再拜大士王。最後，逐一將金銀衣紙提出街外，由東邊街行至西區公園海旁，在預先租用的大型焚化爐焚化所有的附薦包及各箱金銀衣紙。

晚膳後，儀式的最後部份於晚上7時30分繼續。主法會繼續誦經並舉行放燄口儀式。放燄口儀式內包括施食部份，施食可以有多重意義，但最起碼的功能一定在於祭祀幽鬼孤魂，以解其在幽冥所受的飢寒。²² 主法會依次把鮮花、米和白方包粒逐一撒在地上，寓意孤魂野鬼吃飽後，能往生上路到天宮，永遠脫離塵世苦難。兩旁法師則仍然負責敲打木魚、小銅鑼、小銅鐘，並在旁誦經唱和。整個儀式需時一個多小時。大約9時左右，儀式完成，同時亦會象徵全日所進行的孟蘭活動正式結束。

作為市區道壇的紫靖閣，礙於地方、人力及財力所限，整個孟蘭活動務求於一天內完成，全程歷時12小時，閣長及其他退休的閣董會成員

皆全程參與，而全年所舉辦的最大型活動莫過於此。乩文稱成功舉辦一個孟蘭活動，可謂能滿足各方需要而使「幽明同慶」。²³ 對人，能滿足伺子善信拜祭的需要；對鬼，又能祭幽超渡，使幽魂早登極樂，脫離苦海；對神，亦必喜悅人間所作法會的功德。因此，舉辦孟蘭活動對人、鬼、神三方皆有益處。

九月初九閣慶日

紫靖閣定於每年農曆九月初九為閣慶日，至2011年，已經有49年的歷史。閣慶的意義除了紀念紫靖閣創閣的大日子外，同時亦是象徵每兩年一屆的新閣董會正式成立，而就職典禮亦會於當天舉行。閣董會人選早於閣慶前一個月已透過乩示及會員投票選定。以下將以2009年農曆九月初九，第四十七週年暨第二十一屆閣董會就職典禮為記，記載當天的閣慶活動情形。

每逢農曆九月，就是閣慶月份。紫靖閣會在該月的一整個月擺放一尊較大的關帝像於正中的神檯供奉。由於德教認為關帝身兼玉皇大帝的職務，所以閣慶月特別請出關帝供奉，目的就是要關帝為新一屆閣董會成立作監誓見證。不過事實上，擺放關帝只具象徵意義。在祭祀方面，紫靖閣並沒有特別為身兼玉皇大帝的關帝設計出一套特別的祭祀儀式；在法律方面，真正的監誓儀式乃是由大律師負責，而非任何關帝降乩授意的神職人員。²⁴ 至於監誓地點乃是在西營盤某海鮮酒家而非紫靖閣本社。

九月初九閣慶當天，大殿經過一番佈置，兩旁的牆上掛着「慶祝閣慶」的紅布燙金字錦旗，而天花板上的四周亦懸吊着德教徽號的紙旗，充滿節慶氣氛。到下午5時正，閣慶典禮正式開始，儀式與平日慶祝神明誕期相若。正副閣長連同閣董七人身穿長身灰袍跪在正中，而各伺子善信全體肅立在後。工作人員會各敲鐘鼓十二響，閣長再親自晉香，然後三叩首，全體善信會唸誦《德教心典》三遍。之後，主持會「上天表」。天表內容大概是感謝玉皇大帝關帝及德教諸仙佛庇佑紫靖閣四十多年，並期望今後能得天庇佑，德教事業能繼續順利發展並能道傳千古。拜讀完畢後會將

天表焚化，接續由正副閣長連同閣董七人行「五獻禮」，包括獻花、茶、酒、齋菜和鮮果，並另獻壽桃和壽麵。最後，全體伺子善信行三頂禮，在場眾人需舉手高呼「尊師重道，德教是崇，奉行不懈，閣運昌隆。」禮成後，大家拍手致謝。

完成祭拜儀式後，乩手會開始扶鸞。該天扶鸞主要是告知祖師祭祀儀式已經完成，並將到酒樓敘福。由於該天的扶鸞不設問事，亦不是於初一、十五例行日扶鸞，純屬為特別性質而扶乩，因此稱為「特鸞」。一年中有「特鸞」的機會實屬不多，最多兩至三次而已。乩文指出：「諸人宣誓就職，設座酒樓，嘉賓雲集，及早招待。」²⁵因此該天的扶鸞儀式進行約10分鐘左右就結束，然後就到大廈對面的西營盤某海鮮酒家出席閣慶及新任閣董會就職典禮。閣長稱以前的閣董會就職典禮是在大廈的天台上舉行，後來觀禮者越來越多才移師酒樓進行。

就職典禮於下午6時15分舉行，當晚會請兩名太平紳士作主禮嘉賓，大律師作監誓人。全體閣董會成員需站立宣誓，保證「本天地之正氣，剔人根之邪惡，並遵師尊以文字為悔導，務求達至福慧雙收，德業永存。」²⁶宣誓後，會由閣長頒發紀念品予主禮嘉賓及委任證書予新一屆閣董會成員。他們簽署後，就職儀式就宣告結束。接着，眾人聚會閒談或麻雀耍樂。全晚共筵開29席，每位需付150元。晚宴8時開始，大約於10時左右結束。

濟公乩文指出閣慶不招待外賓：「孟蘭過後，接踵閣慶，雖是兩年只投一帖，今年除閣人聯歡外，不謙外賓，不算閉門造車。動輒派帖，敲人竹槓者，余不為也。」²⁷當晚閣慶到酒樓到賀的嘉賓，除了紫靖閣中人外，基本上其他大部份都是商人及其親屬，例如潮僑塑膠廠商會有限公司、香港潮陽同鄉會、香港汕頭商會等就既送大型花牌並包席，而且他們所坐的位置是非常接近主家席，益見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見，潮州同鄉因着族群認同的關係，都十分支持同鄉所舉辦的宗教活動以加強自身社群的凝聚力。

總結

現今紫靖閣內之全年活動，無論在儀式及祭

祀等方面其實已深為本地道教化，基本上閣內所舉辦的宗教活動已與一般道壇無大差異。不過，在都市化的社會，礙於時、地、人各項限制，市區道壇必須舉辦迎合大眾的活動才能吸引信眾上壇參拜。誠然，就財力、人手及地方所限，市區道壇所辦活動的規模難與大型道觀，如畚色園、圓玄學院和蓬瀛仙館相比，²⁸但其活動仍有伺子善信支持，因為紫靖閣這一類市區道壇實是為迎合大眾而設，直接面向群眾的需要，方便快捷。除扶乩外，求財可以請「利是」和「令旗」、保平安可求平安符、祭祀祖先可參加春秋二祭，而祭幽附薦可參加盂蘭盆會。基本上，除擺放骨灰和進行大規模的科儀外，大型道觀能做的工作，市區大廈的道壇一樣能做。紫靖閣的全年活動安排正可說明這類香港市區道壇在有限的資源下，既要在儀式及祭祀上滿足成員的需要，同時又要在不斷適應外部環境變化下，就族群認同及本土發展兩者之中謀取平衡，這樣潮州元素才得以局部保留而不致完全喪失原有的族群特色，透過了解這些活動的折衷安排可有助明白這類香港市區道壇的自存之道。

註釋

- ¹ 葉子青，〈對德教之淺識〉，香港德教紫靖閣印送。有關學者們對德教的定義問題可參看游子安，〈香港德教團體的歷史與發展：以紫靖、紫和二閣為中心〉，載游子安、卜永堅主編，《問俗觀風——香港及華南歷史與文化》（香港：華南研究會，2009），頁92；陳景熙，〈草創時期德教的建構與演變〉，載《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3卷，第6期（2007），頁60。
- ² 由於本文將集中討論全年週期性宗教活動之儀式與祭祀，有關常規活動如扶乩、售賣牌位等情況將另有專文探討。
- ³ 紫靖閣的成員認為乩文是仙佛的意思，筆者認為刊登的乩文是他們接受及認同的東西。
- ⁴ 灶君是民間在家中供奉於廚房的神祇，專掌一家的禍福及財氣。
- ⁵ 紫靖閣2008年2月11日之乩文。

- ⁶ 合文即把兩個以上的漢字組合起來變成一個漢字。
- ⁷ 由於紫靖閣扶乩時下光的神明以濟公為主，因此伺子善信皆視濟公為主神。
- ⁸ 早在漢代，道教已尊奉天官、地官和水官為三位主要天神。天官誕為正月十五的上元節，地官誕為七月十五的中元節，水官誕為十月十五的下元節。
- ⁹ 〈舉辦上元燈會 歡迎各界結緣〉，《華僑日報》，1970年2月19日；〈香港德教紫靖閣 今夜慶上元燈會〉，《華僑日報》，1971年2月10日。
- ¹⁰ 紫靖閣2008年2月21日之乩文。
- ¹¹ 「協天閣關主裁」是指關平。由於德教視關帝為玉皇大帝，因此關平亦因陪祠的關係升格為少帝。在紫靖閣中，關平雖沒有設像供奉，不過其「協天閣關主裁印」則可代表關帝。凡是由紫靖閣所發出的聖物，如令旗、平安符等物需要蓋印的話，則一切以此印為準，所以此印是紫靖閣的信物。
- ¹² 在德教的神明系統中，南屏古佛即濟公，亦是紫靖閣之主神。
- ¹³ 《德教心典》唯德教所獨創之經典，全文三百多字，據閣長許瑞良先生所稱，全世界的德教道堂在每次扶乩前皆須唸誦這篇經文。
- ¹⁴ 德教在香港另外兩個分閣（紫香閣和紫和閣）在神明誕期時的慶祝對象大致一樣，較為特別的是紫香閣會於農曆五月初五端午節當天定為屈大夫飛昇日以紀念屈原，該天同時亦是紫香閣創閣紀念日。
- ¹⁵ 春分為西曆3月20日或21日，秋分為西曆9月23日或24日。
- ¹⁶ 由於紫靖閣供奉祖先牌位之地方為報本堂和孝思堂，因此報本堂主任乃是紫靖閣祭祀祖先之其中一名主要代表。
- ¹⁷ 原文取自春祭大典的祭文。
- ¹⁸ 以2009年為例，中西區舉辦盂蘭盆會的潮籍團體就有西環盂蘭勝會、渣甸橋東邊街街坊盂蘭勝會、三角碼頭盂蘭勝會、西區石塘咀街坊盂蘭勝會等，而廣州人舉辦的則有西環常豐里老福德公聯誼會盂蘭勝會。
- ¹⁹ 〈香港德教紫靖閣 盂蘭勝會免費附薦〉，《東方日報》，2007年8月21日。
- ²⁰ 由於壇內地方所限，故此附薦只張貼名單，而沒有放龍牌。
- ²¹ 港九地區六一八雨災超薦法會委員會，《港九地區六一八雨災超薦法會專刊》（香港：出版社不詳，1972），頁3。
- ²² 黎志添，《廣東地方道教研究——道觀、道士及科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頁236。
- ²³ 紫靖閣2008年8月31日之乩文。
- ²⁴ 由大律師進行監誓儀式也許會增加道壇對外的透明度及公正性。
- ²⁵ 紫靖閣2009年10月26日之乩文。
- ²⁶ 德業在此有兩個含義：一，指個人需不斷維持道德修養，不能隨波逐流而自甘墮落。二，指德教紫靖閣的事業。
- ²⁷ 紫靖閣2009年8月31日之乩文。
- ²⁸ 有關齋色園、圓玄學院和蓬瀛仙館的綜論介紹可參閱游子安編著，《道風百年——香港道教與道觀》（香港：利文出版社，2002），而就它們在制度化後所帶來的轉變可參看Graeme Lang 梁景文和 Lars Ragvald羅思，〈攀上社會階級的難民神祇〉，載陳慎慶編，《諸神嘉年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頁266-292；蔡志祥，〈從喃嘸師傅到道壇經生：香港的打醮和社區關係的演變〉，載於林美容編，《信仰、儀式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頁367-395；Ma Kin Hang, *Rituals in Public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Taoist Monastery in Hong Kong's Norther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M. Phil Thesis,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

口述史中的關係 ——民國時期香山名人與孫中山

陳博翼
北京大學歷史系

近代的香山得風氣之先，湧現了一大批風雲人物。從2006年開始，我們以歷史文化名人為中心，在珠海市內探訪他們的故里，並追尋他們的後代及鄉里耆老，以及對這些人進行了口述史的訪談工作。¹我在珠海做口述史的過程中，漸漸意識到「名人」並不是孤立的，他們的決策和事蹟背後，往往有許多不為人所知的秘密。瞭解他們的人際網絡及與鄰里的關係，有助於理解他們對於某些事件的立場和選擇，更有助於從較細微的人事、情感甚至倫理道德上進一步瞭解和把握中國近代史。以這些口述史為例，其表述的側面或許有助我們理解各歷史人物之間的關係，或許可以為近現代史研究提供一點小小的啟示。

一、陳氏、孫氏與唐氏

先從筆者最先著手的陳芳家族講起。陳芳家族居住在位於珠海市北部的梅溪村，現在已無直系子孫留在梅溪：大兒子陳龍早逝，次子陳席儒的後代也全部移民海外，三子陳賡虞無後代；與夏威夷公主朱莉亞所生的後裔也全在海外。有關陳龍的長子陳永安，村民基本上已沒什麼印象了。²

陳永安生女陳晚霞，前些年還回過梅溪，不過前幾年已過世。她的兒子莫榮彪到現在仍堅持兩、三年回來一次祭祖，但他也只是知道陳氏家族在美國的少許情況，對中國的情況則不甚瞭解。³現在最瞭解情況的應該是陳子輝，因為當我們隨機訪談時，大家都說這個要去問陳子輝，「他最知道，那些（指老屋和墓地修繕）都是他搞的」⁴。唯一敢說陳子輝「什麼都不知道的」就只有另一支系的三兄妹：陳永森（後改名陳肇熙）、陳大文及陳細妹【編者註：二人皆是假名】。他們在解釋自己與陳芳的關係時稱自己為

高輩。

「我輩份很高。我今年八十多了，比陳子輝知道得多，他那時還小，什麼都不知。比輩份上講我和陳芳一輩，我爸爸跟他爸爸一輩。但我還是叫他阿叔，也稱陳芳公，大家都這麼叫。他的兒子陳席儒要叫我阿叔，那個陳子輝以前叫我阿公，後來也叫阿叔。」⁵

陳細妹說：

「我大哥很知道那些事情的，因為他呢，就幫他（指陳芳）幹活的嘛。阿爸做了就到兒子做嘛。是吧？阿陳子輝都不懂這些事情啊。因為他（年紀）小嘛。日本鬼來的時候他在澳門街讀書。哈哈哈！阿陳子輝啊！不過他呢同他（指陳芳）較親，是親房。」⁶

這三兄妹與陳芳的關係確實比較疏遠，只能算遠房親族。比如陳大文說：「我阿公隨陳芳到檀香山，那邊都搭木屋住的。搵食也賺不到什麼錢，幾十年才幾百兩回來。」⁷陳細妹則說：「我的爸爸那時候呢是為他守更的。……陳芳是伯父來的。我的大哥啊，為他打工打幾十年的了。我的大哥13歲出去為陳芳公、陳席儒他們打工啊。」⁸梅溪鄉裡的一位老伯就說陳芳找鄉人「去夏威夷種蔗」，請本地人種蔗。⁹

回頭再看陳子輝和陳芳的關係。陳子輝與上述的陳伯有以下一段的對話，對於陳芳的世代有分歧觀點：

陳子輝：「陳芳死的時候我還很小，那麼這樣呢……都沒什麼記得的了，現在還記得什麼啊！」

陳伯：「我們都是第三代了。陳芳那時我們是第三代，我們都不……」

陳子輝：「第四代啊！」

陳伯：「第三代。」

陳子輝：「陳芳是第十三世祖啊。」

陳伯：「不是啊，這樣啊，即是，阿陳芳啊，到我老爸那一代啊，陳芳啊，阿老爸一代，到我們，這樣不就是第三代咯。那我們小孩子怎麼懂呢？我們未出世……」

陳子輝：「陳芳就十三世祖，我們十六世祖……」

陳伯：「我知道，他，這樣計……」

陳子輝：「我就十六，陳芳就十三，十三……」

陳伯：「這樣××（無法辨識）就是，即是那個距離呢已經三代了。」

問：「那麼你是他的侄孫還是……」

陳子輝：「侄孫。就不是直屬。旁屬。旁屬，不是直屬。」

問：「哦，就是你阿爺那代，那代是不是與陳芳是兄弟或是怎樣的？」

陳子輝：「是啊，那我讓你們看看啦。」¹⁰

翻查有關家譜，即發現村人所述「侄曾孫子」¹¹一詞甚為貼切。據陳福志堂《陳氏家譜》載：十二世祖榮祿大夫陳仲（仁昌公）有國榮、國楨及國芳（陳芳）三子，而十二世祖登仕郎陳建（仁泰公）無後，「入嗣子國楨（仁昌公次子）」。陳國楨庶生長子陳當，陳當庶生五子陳永劍（儉），其長子才為陳紫輝（子輝）。¹²在弄清楚各受訪者與陳芳關係的親疏遠近之後，我們就可以大致推斷他們所持的立場，並注意一些具體表述背後所可能隱藏的意涵。

進一步追問陳子輝有關陳芳家族的姻親網絡，他立即否認有家族成員與其他名流聯姻，即便有也不是刻意的：「不是這樣的。那些婚

姻很自由的，這裏。青年仔一談到話（即交到女朋友）就結婚去了，那些家長呢都很少干涉他的。」「解放前都是這麼自由的。」¹³雖然沒有與其他名流政要聯姻，但陳氏與官場的人仍有頗深的聯繫。陳席儒於1890年隨陳芳回國後就結識了孫中山、陳炯明及唐紹儀等人，並與陳賡虞一同資助100萬創辦由陳少白主持的革命黨機關報《中國日報》。1921年孫重建廣東革命政府時，陳又資助27萬以充政府空虛之庫房。他還致信孫中山，請任孫眉為廣東都督。¹⁴但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陳賡虞與陳炯明私交頗深。陳炯明於1922年「叛變」後，陳賡虞被推舉為廣東省代省長時，他隨之出走香港。後來陳賡虞又因不滿陳炯明一些作法而與他失和。¹⁵在陳芳的後人中，普遍流傳的說法是陳芳公與孫中山很要好的說法。¹⁶

其他一些人也普遍認為孫中山和陳芳是好朋友，但被問及知否陳芳與孫中山兩人有什麼故事之類的問題時會含糊其辭一番。後人的口述顯示出的是一種不斷修正和建構的印象。

陳賡虞（庚如）不僅與陳炯明私交頗深，與其他軍政要人也有相應的交往。他墓前的小墓碑是他與其中一個妻子（立於中央，當為正妻）容氏的合墓碑。後面的大碑為當時的廣東省督軍莫榮新題寫的「勝地佳城」及墓志銘：

「民國三年春……越三年，余督兵來粵，得識賡虞。年逾知命而康健異於常人，天道福善，豈欺我哉？書此奉贈，並以志慶。民國八年十二月莫容新並記。」

陳賡虞的胞侄陳永安（即其兄陳龍的兒子，陳晚霞的父親，莫榮彪的外祖父）早年加入同盟會，「武昌起義」後策劃「前山起義」，光復了香山城，出任香山縣首任知事（縣長）。¹⁷早期同盟會會員魚龍混雜，故各方關係也是錯綜複雜，陳家與孫中山的關係、與同盟會其他成員的關係，尤其是與唐紹儀等政要的關係及與陳炯明、莫榮新和程璧光等軍要的關係，可以說正處於這種內部的微妙平衡中。以唐紹儀與孫中山的關係

為例，也是若即若離。據《唐紹儀傳》所述，1917年7月6日，孫中山已與章太炎、廖仲凱及朱執信等人乘「應瑞」號南下廣州「護法」，唐紹儀則暫留上海，7月10日與伍廷芳和汪精衛等致電北洋政府要人，主張回復國會維持政體；及至7月22日，程璧光率「海圻」號旗艦赴粵，唐紹儀始應邀同行；25日，聯同伍廷芳及廖仲愷等致函僑胞籌款。但他到虎門後即回鄉而未到廣州，8月初，廣東各界集會歡迎護法海軍抵穗，唐也未參加。¹⁸唐居鄉里，伍廷芳留上海，靜觀時局，成為各派極力爭取的對象。後來唐和程璧光入聯合會，與孫的軍政府對峙。1918年6月，孫經日本赴上海，未與唐會晤，「預示兩人之間存有政見齟齬。」¹⁹因為唐紹儀實際上是建議「將合法之中央政府遷至上海，繼續執行合法之職務」²⁰的。除了政見的不盡相同外，私交上兩人還可以。孫中山去世後，唐紹儀還常往澳門或翠亨村探望盧慕貞，有時還接盧到共樂園小住，他與孫科的密切交往，也不完全是政治上的需要。²¹

但唐紹儀與陳炯明的關係顯然更好，這從陳炯明驅孫事件中唐的態度可以看出。²²與陳炯明比較，唐與孫的關係相對疏遠。他們兩個與岑春煊又有錯綜複雜的關係。唐的八女婿是留學日本歸來的岑德廣（岑春煊第三子），後來公開當漢奸，起草《時局聲明》及《倒蔣方案》等文稿，還與李國傑（李鴻章之孫）以唐的名義四處招搖，一時盛傳唐將出任偽職。唐與岑春煊於清末民初是政敵，唐女與岑德廣相識後，唐立刻將其趕到外面住。²³

程璧光與莫榮新同為軍將，也互有合作和鬥爭。上述護法事件之時，程與莫站在孫中山軍政府的另一邊。程和伍廷芳、唐紹儀等人積極改組軍政府時，粵籍警衛統領和省會致電陸榮廷，主張以程璧光代替莫容新為廣東督軍。²⁴隨後不久程璧光被刺殺，有一說是陸榮廷及莫榮新的所為。²⁵

唐紹儀晚年任中山縣長時與陳濟棠有齟齬，主要著眼點是財政和利權，早期和莫榮新則未見有明顯聯繫。偶然有一次去會同村莫仕楊家族的探訪，其第五代孫莫惠文（時為會同村村長，現已離世）無意地說了一句：「莫仕楊的夫人是唐

家那邊的。」²⁶本來也是當囁語聽聽，不甚在意。後來一次很偶然的機會，我在拜訪一位珠海私人收藏家，並查閱他家有關於會同村的材料時，意外地發現了一份沒有頭尾的私人油印文獻，不過藏者已忘記該文獻的來源。通過內容和格式判定，結合莫惠文所言莫氏家族在海外的後人曾帶回部份《莫氏族譜》的印本，推知這幾頁文獻就是《莫氏族譜》中關於「莫藻泉」的部份。其最後的落款「前內閣總理唐紹儀、廣東督軍莫榮新暨親友等仝祝」²⁷不禁讓人意識到莫氏與唐氏可能還真有姻親關係。莫榮新可能與莫仕楊支系不同，而莫氏也確實與唐家的唐氏有姻親關係。「莫仕楊及其子輩多與香山商人、買辦大家族結為姻親。他的原配夫人是唐家灣買辦唐氏家族成員，長子冠球娶翠微村大買辦吳健彰之侄女為妻。其他子孫亦與香山、南海及廣州等地紳商大族結為姻親，由此形成龐大的家族勢力，滲透到粵港工、商、政界。」²⁸考慮到莫氏為太古洋行買辦，而唐廷植、唐廷樞為怡和洋行買辦，兩姓之間當有一定的往來。也許這種口述史無意識的穿插會揭示塵封的人物關係，起碼從目前已出版有關唐紹儀的材料上，沒有顯示任何與莫氏的聯繫，但也許未出版的書信會有，幾十年前有兩大箱唐紹儀的往來書信由上海圖書館運到珠海，現在大概仍藏於珠海市政協的資料室中。²⁹

二、程氏、孫氏、盧氏與蔡氏

而程璧光與孫中山又是另外一種情形。黃健敏〈孫中山與香山南朗程氏——以南朗《程氏族譜》的資料為中心〉一文，「根據近年新搜集到的南朗《程氏族譜》及口述資料、回憶錄等史料，結合實地考查和文獻分析」，梳理了「孫中山與同屬香山南朗程氏一族的程璧光、程奎光、程耀垣、程耀臣、程蔚南、程君海、程北海、程天門等人物的關係」，並且指出「這些人物在孫中山革命生涯的不同階段，曾作出過各自的貢獻，他們和孫中山的關係錯綜複雜，並不能簡單以所謂『革命追隨者』概而論之，通過勘正錯誤、重建史實和不斷地豐富、充實歷史細節，在具體的時空環境去理解歷史人物的所作所為，才

能展現歷史的複雜多樣。」³⁰ 該文的另一個重要貢獻就是揭示了南朗（今中山南部）及金鼎（今珠海北部）一帶的村落之間，一些歷史人物千絲萬縷的「沾親帶故」關係。事實上，翠亨（屬南朗）、外沙（屬金鼎）等村落及其周邊的村落，或多或少與孫中山家族都有聯繫。在做口述史的過程中也能發現，相對於翠亨與中山中北部沙田鎮的對比、外沙與珠海西部和南部地區的對比來說，這一帶村落景觀非常相近，人們的口音也較近。這一帶的人們互相聯姻的情況非常普遍，比如盧慕貞原為香山上恭都外塋鄉（今金鼎外沙村）人，父親盧耀顯與孫眉同為檀香山僑商。孫中山母親的外家楊氏，有一姐妹嫁到外塋村，認為孫盧兩家門當戶對，遂撮合。³¹ 孫科的妻子陳淑英也是本鄉人，是孫中山堂妹孫殿英之女。³² 我們在外沙找到了一位盧慕貞的族人盧向華【編者註：此是假名】。追問他與盧慕貞的關係，他說第一到十輩為「牒、顯、熙、潮、家、學、文、昌、世、運」，而盧慕貞為「熙」字輩，他自己為「學」字輩。他小時候曾由父親帶領，在澳門文第士街孫公館和盧慕貞一起吃過飯，那時因他年紀還小，什麼都不懂，就靜靜地吃飯，也忘了盧慕貞說過些什麼了。不過盧常會請族人去那邊吃飯。³³ 一談到宋慶齡，盧向華就表情不屑而氣憤，但是他對孫中山是非常崇敬的。³⁴

外沙村不僅是盧慕貞的故鄉，也是蔡興、蔡昌兩兄弟的鄉里。

「蔡昌很有公德心，那時馬戲團在廣州表演的，都要拉過來給鄉親看。……出去的人文化低，三百幾個人都沒什麼作用，就一個蔡昌當了董事長。……他是商業人，比較富裕，蓋了整棟樓，一是面子，二是給鄉里孩子當學校，還買幾十畝地，收租給學校請老師當經費。個個都講他好……免學費的，我由他資助讀過一兩年。」

「外面公路就蔡昌造的，歧關公司當時規劃路穿過外沙，蔡昌就不同意，說搞壞我們整條村。但股份公司要賺錢啊！

蔡昌就說願意出那部份損失的錢……最後公路就繞外沙修。」³⁵

這段話涉及陳永安與歧關公司，可知蔡和陳的交往。蔡興於1899年應馬應彪之邀，與12位華僑合夥，於1900年在香港開設百貨公司，1912年與弟弟蔡昌集股創大新公司，³⁶ 這涉及蔡氏兄弟與馬應彪的合作。1929年國民政府確立中山縣為模範縣，在全國率先實行「訓政」。首批委員，共九人，依訓委會組織大綱規定皆由香山籍人士擔任，為唐紹儀、孫科、鍾榮光、馬應彪、李祿超、蔡昌、鄭道實、李蟠及李供林。其中蔡昌和馬應彪先後擔任財務組委員會主任。³⁷ 孫科、馬應彪與鍾榮光同在嶺南大學董事會中共事，自然相交不淺。蔡昌與唐紹儀的關係看來還不錯，據唐有淦講：

中山憲政的時候，有一天，就我們中國近代一個大人物，就大興公司的老闆蔡昌派了個老太婆帶點心什麼的，就來到這裏，望慈山房，在望慈山房裏面呢，唐紹儀剛好在門口掃地。堂堂一個縣太爺，我不說國務總理，他當時不做了，但起碼是個縣太爺。他正在掃地的時候，那老太婆來到這裏：「嘿，老傢伙，你知道唐大人在哪裏嗎？」「哪個唐大人？」「唐紹儀啊」「你找他幹什麼？」「沒有，我們蔡老爺讓我帶點點心送給他。」「哦，那你放這兒吧。」

「嘿，我給唐老爺的，怎麼叫我放在這裏啊。」唐紹儀說：「我就是啊。」老太婆趕忙向唐紹儀跪下。唐說：「啊呀呀，不知者無罪啊。」³⁸

三、唐氏、莫氏、徐氏與容氏

說起嶺大董事會，其成員與唐家和莫氏家族的關係，決不僅只是在政工商界這幾方面而已。比如「榮光堂」即為莫仕楊發起捐資興建，他是十董事之首。³⁹ 莫仕楊曾孫莫慶義的太太即為嶺南大學農學院首任院長古桂芬的女兒。古桂芬11歲

隨兄古金旋和古金祥二人就讀澳門培基小學，和陳子褒同校，陳子褒即為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好友。後來古桂芬也加入澳門中國同盟會。19歲又入讀嶺南大學。由於外家楊氏世居檀香山，自己父親在秘魯又有古氏農莊，人脈較廣，所以後來協助鍾榮光到秘魯募資，建立嶺南大學農學院，後來鍾校長聘請古桂芬為農學院院長。⁴⁰古桂芬曾經把實習農場放在會同，也不是沒有原因的。容閔的堂侄容有榕也是嶺大農科教授，「父親容有榕（又名秉衡），廣州嶺南大學農科教授。」⁴¹大概也與古桂芬相識。堂侄孫容佑義【編者註：此是假名】以前就讀嶺南中學，如果沒有院校調整，大概也是會在嶺大農學院繼續讀書：

「我是7歲，我生在臺灣，7歲離開臺灣到新加坡去，一年級和二年級在新加坡上學，三年級就回來南屏，一直到甄賢小學畢業。……46年到52年在嶺南中學讀書，就在澳門。離開澳門以後，2003年7月我和老伴又到嶺南中學我的母校去看了一看，呵呵。然後澳門高中畢業以後回來大陸念書，在廣州華南農院，現在叫華農大。」

「初中高中都在嶺南（中學）讀的，我46年至52年在嶺南讀。那邊教學用英文。我們學原本啊。當時大代數、物理、化學全部都是牛津的書，教學方面很好。所以說我們是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嶺南中學是嶺南大學的附屬學校，是教會學校，也可以叫貴族學校，每年的學費一千多塊。一千多塊很厲害了，當時二千多塊一間房子一棟樓都出來了，一千啊，很厲害。過去我的家底都是老祖宗供養的，不然哪有這樣多錢念書啊。」

「當時你的父親送你去讀書的時候有沒給過你什麼寄望什麼的？」

「當然啦，就是好好讀書，我父親是嶺南大學畢業的，是水稻專家。我也是大學畢業，我幾個兒子也是大學畢業，呵

呵，她（指容夫人）也是大學畢業。」⁴²

後來我突然想到蔡廷幹應該也是外沙的，就詢問盧向華，他說蔡廷幹不是外沙的，是上柵那邊的。⁴³由此，我才知道以往看到有關蔡廷幹的文字介紹都是以訛傳訛，甚至連蔡廷幹的籍貫都搞錯！蔡廷幹離鄉早，但後來有大成，供職於北洋政府，也應該與唐紹儀有一定聯繫：1923年，蔡廷幹與施肇基同為關稅特別會議全權代表，與英、美等12國代表商談中國關稅自主問題。1927年國民革命軍佔領武漢後，北京政府出現財政恐慌，只能由顧維鈞組閣。當時蔡廷幹即是北京政府稅務處督辦，無法解決難題，只能向顧維鈞辭職。⁴⁴一般說來，我們只知道施肇基於20年代曾任駐美大使，顧維鈞是傑出的外交官，卻不知他們都與唐家有關係。施肇基的妻子是唐廷植的孫女唐金環。顧維鈞的妻子是唐紹儀妾室所生的五女唐寶玥（又叫唐梅），其女兒便是顧植。⁴⁵據《珠海名人傳》載，唐寶玥往哥倫比亞考察時即已相中當時仍在讀書的傑出青年顧維鈞。事實上，唐紹儀的女婿們大多是一時名流。由伍廷芳做媒，唐紹儀娶吳維翹為妻，⁴⁶所生十一女唐寶瑤先配與諸昌齡、後配余守廉，十三女唐寶珊配曹培慶。與張氏所生長女為唐寶珠，女婿為諸昌年，曾任民國政府駐瑞典公使，長子唐榴後來任駐美國檀香山公使。⁴⁷

施肇基的岳父唐廷植（亞植，1862年起名唐國華，1871年起名唐茂枝）的弟弟唐廷樞和唐廷庚，都是那個時代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們三兄弟是馬禮遜學校的學生，父親唐寶臣以為學校多工作17年為條件，換來校長布朗同意三子免費入讀。其中，容閔、黃寬和黃勝三人亦在此校，但與三唐不同班。容閔回憶：「先我一年而入者已有五人，黃君勝、李君剛、周君文、唐君傑與黃君寬也。」⁴⁸直到1847年畢業，容閔這個班僅6名學生。當布朗問誰願意隨他去美國時，除容閔外，只有黃寬和黃勝兩個應聲而起，其中的黃寬後來出任博濟醫學院首任華人院長。而黃勝的次子黃詠商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黃詠商略歷〉⁴⁹記載了他在香港參加

興中會的事。廣州起義失敗後，他強烈譴責孫中山無能，聲明要與孫某斷絕關係。⁵⁰馬禮遜學校遷港前，在澳門原有學童17名，離澳遷港時有六名學生家長不願孩子離家，僅11名到港就學。⁵¹三唐也是那六名學生中的一份子。唐家人的回憶也確認了三唐與容閔是同學。⁵²唐廷樞後為華人海關稅務司，在赫德手下辦事；1862年，協助唐廷樞編寫我國最早的英漢詞典《英語集全》；1873年，李鴻章委任唐廷樞輪船招商局總辦，怡和洋行總辦即由唐廷樞接任。⁵³「李鴻章為應付英商太古、怡和、美商旗昌等輪船公司的『合力傾軋』，邀請了怡和洋行買辦唐廷樞、寶順洋行買辦徐潤進入輪船招商局任職。」「為防止兩敗俱傷，經莫仕楊建議，雙方達成「招商局佔38%，太古佔35%，怡和佔27%」的《齊價合同》。鄭觀應、唐廷樞及徐潤參與了合同的談判和簽訂過程。⁵⁴唐廷樞受李鴻章之邀，與徐潤一道接收輪船招商總局，⁵⁵鄭觀應也認為「得人」，「欲興之事，惟在得人而已。」⁵⁶經元善的評價是：「唐、徐聲望素著，飛因北洋增重。唐之堅忍卓絕，尤非後來貌為辦洋務者可比。」⁵⁷後來李鴻章還給他這樣的手諭：

「旗昌輪船已定議歸併，從此經理得宜，屏除私見，涓滴歸公，官商可共信服，利權可漸收回，大局轉移，在此一舉，翹盼曷任。」⁵⁸

很清楚，香山的鄭、徐、莫、唐四大買辦家族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生意上的交往亦不少，前後也有各種矛盾、妥協和聯姻，比如唐廷樞次子唐夙興娶鄭觀應堂妹為妻。⁵⁹而與容閔及李鴻章等人的關係則更複雜，比如唐廷樞和徐潤幫助容閔從家鄉推薦人選；⁶⁰上海的愚園路是由於徐潤在那建「愚齋」而得名；⁶¹而上海楊浦區近江的地方有一條景星路，是否得名於唐廷樞（字景星）則尚未得到考證。⁶²兩條路的大小及知名度的差別，大概是因為徐潤在上海大規模置產，而唐廷樞相比之下則較少。而兩個路名的背後，隱含的是廣東商人彙聚上海聚幫和經貿的資訊。

「以徐昭珩、徐瑞珩、吳健彰、鄭廷江等人為代表，於19世紀40年代進入上海，隨後，徐潤、鄭觀應、唐廷樞等人也於五六十年代來到上海。他們分別進入旗昌、寶順、怡和、太古等洋行任買辦，一度形成粵人壟斷上海洋行買辦的局面。」⁶³

徐潤在自己編的年譜裏講到，1872年唐廷樞和他的叔叔徐榮村倡建廣肇公所，將其作為廣東人在上海的會館，還誇唐建此館，「聯鄉里而禦外侮，公益誠非淺焉」。⁶⁴

徐潤的人際網絡也很複雜，他的侄女徐宗漢即是黃興的夫人。徐宗漢於1901至1902年間，常參加在廣州女醫生張竹君所設福音堂舉行的、胡漢民及馬君武等人的每週聚會，「或議論時政，鼓吹新學」。⁶⁵徐宗漢的姐姐徐佩蘭（後改名慕蘭）及徐佩瑤均參與早期革命。1908年，徐宗漢離開檳榔嶼歸國，途經香港時造訪了香港同盟會會長馮自由，還介紹了數位親友入盟。⁶⁶徐宗漢與黃興的兩個兒子：黃一美與國民黨元老張繼之女張瑛結婚，黃一裘與程潛之女程博多結婚。⁶⁷在訪談過程中常聽到一種說法：徐潤的老婆是吳健彰的侄女，莫仕揚的母親也是吳健彰的侄女。⁶⁸

當然必須注意的是，兩個人並非有親戚關係就一定相善。如前述，唐紹儀與岑春煊的兒子岑德廣的關係就很差。他與唐廷樞、唐廷樞兩兄弟雖為同族，但由於年齡差距很多而沒有什麼聯繫。唐有淦先生告訴我：

「唐紹儀是第三批，唐國安是第二批，在清朝科舉制度來講，唐廷樞是唐紹儀的老師，唐廷樞是第三大房，我是第二大房。」

「唐紹儀和唐廷樞其實一點關係也沒有。沒有沒有任何關係。」「他們不是叔侄關係嗎？」「不會。這話就要說到容閔了。1873年，第一批留美學生出發的時候，那時候唐紹儀還在家鄉，唐紹儀是第三批，唐國安是第二批，要是按

清朝科舉制來說呢，唐廷樞應該是唐紹儀的老師，他去協助容宏做那120名幼童留美，可以說他們一點關係沒有，可以說唐廷樞死的時候，唐紹儀才出生不久。」⁶⁹

「唐紹儀與唐廷樞的關係只不過是叔侄的關係。或者可以說是師生的關係，勉強可以這麼說。因為容閔搞留美幼童的時候，唐廷樞與唐廷植那些人就是以當時買辦的身份，因為大家按輩分的話就是叔侄，年紀大家相仿的。因此1983年汪敬虞寫那本《唐廷樞研究》的時候都將這兩個人寫成是叔侄，他不知道這兩個人的兩大房是不同的。留美幼童是唐廷樞幫容閔搞的，因為唐廷樞是容閔的同學。搞這個幼童的關係，你唐紹儀……蔡廷幹、唐國安是第二批，就是1872第二批。唐紹儀是1874年第三批。這遲了很久的了。可以勉強強地老師與學生的關係了。論輩分的時候是叔侄，大家都是姓唐的叔侄。但是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來講呢，唐紹儀讀書的時候只有14歲。那時候唐廷樞都有60歲了。」⁷⁰

這樣的話就可以清楚知道盛宣懷與唐家幾個成員的關係：李鴻章委派唐廷樞、徐潤供職招商總局是「由盛宣懷為之介紹」，可見盛與唐、徐關係尚可。容閔提出銀行及鐵路實業計劃，侵犯到盛宣懷實際利益時，則遭到盛的攻擊，⁷¹可見這個時候盛的實力尚較大。到了唐紹儀的時候，唐與袁世凱合謀，成立鐵路總公司督辦，取代盛宣懷的勢力。後來唐紹儀調任奉撫，亦為梁士詒接受訂約，以回復中國鐵路行政權。關鍵點就在於唐紹儀與唐廷樞在人物活動時間上基本無關。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後請容閔歸國，那時在北京，也是梁士詒與趙仕北、唐紹儀等人共事。⁷²容永道先生不是容閔的直接後代，他的母親梁藏生正是梁士詒的四女兒，丈夫容顯勳是香港渣打銀行首任買辦容亮的孫子，但也是南屏村人，為另一

「容」姓。後來容顯勳逝去，他母親改嫁容閔長子容觀彤。可見梁士詒與容閔也有一定聯繫。據容永道先生回憶，他的叔父容觀槐於1912年遵從父命回國參加革命，「二次革命」時還被袁世凱逮捕過。⁷³被捕而最後無事脫身，大概連袁世凱也要看唐紹儀的幾分薄面，因為「唐祖最崇拜容閔。」⁷⁴1936年11月3日，唐紹儀在上海還與當年赴美留學的老同學們聚會，現有的照片顯示僅有11人參加聚會，其中一個是容尙謙，即容閔的侄子。⁷⁵唐紹儀與趙仕北的關係也不淺。唐紹儀侄子唐榮祚，是清末的一個收藏家，有著作《玉說》名世，其妻子為中德混血兒趙麗蓮，「蔣緯國、李煥等黨政要人都是她的學生」。趙麗蓮當年是奉父趙仕北之命嫁給唐榮祚的，他們父女都是哥倫比亞的留學生，而顧維鈞也是哥大的。以趙仕北當年在北洋政府中的位置及在同盟會中的地位，與唐紹儀家族聯姻也是非常合情理的。唐鴻光自言，父親趙仕北（士北）「曾任前清駐美外交官，後追隨孫中山加入同盟會。」「我的祖父唐紹和……是民國首任總理唐紹儀的胞兄，曾任前清天津道道引。」「外祖母白薇熙（Marie B.），德裔美籍，康奈爾大學專修醫科。」⁷⁶同輩的唐紹儀也有在康奈爾大學學習的經歷。⁷⁷

除了唐紹儀、唐廷植及唐廷樞等人，唐家還有唐國安和唐寶鏗等名流，整個唐家名人的對外社交網絡是非常巨大的。比如唐有淦老先生，他叫唐紹儀作四叔公。他就講述過一次和胡漢民、胡木蘭父女一起吃飯時的軼事。他之所以可以與政要共餐就是因為他的親叔叔唐耐修是裕繁煤鐵礦公司的總經理（也是創辦人），是「上流社會」的，那次就是剛好胡漢民去美國醫病，和他叔叔一起回香港，就叫他爸爸一起過來吃，「因為都是廣東人」。⁷⁸

唐曾入李鴻章幕府，而容閔早在很久之前已入曾國藩幕府，後來也是李鴻章的得力幹將。容閔除幫曾國藩外，亦於1873年幫李鴻章購買美國新式格林炮50尊，1880年幫鄭觀應選聘美國技師。⁷⁹容閔與孫中山的聯繫有書信往來可證，前人已多有發覆，比如1900年9月1日在去日本輪船上首次相見，到了日本還一同走訪了一些朋友等。⁸⁰

又比如互相之間的贊許和支持等等。⁸¹談得最多的是：容閔1909年1月致信Charles B. Boothe（布斯）和Homer Lea（荷馬李）⁸²，說孫中山為中國人士中最可信賴者，應助孫實現其計劃。⁸³孫任臨時大總統之後，即命荷馬李為高等軍事顧問，致電容閔：「用敢備極歡迎，懇請先生歸國，而在此中華民國創立一完全之政府，以鞏固我幼稚之共和。」⁸⁴而如前所述，此時唐紹儀、梁士詒和趙仕北正用事北京。容在南屏是大姓，楊姓也是大姓，但是容佑義老人告訴我們：

「但是過去我那個8,9歲的時候啊，聽老人說，和姓楊的是死對頭，北山啊，楊匏安那裏，楊家，容楊水火不容的，一見到就打架，這個打人原因不清楚，不考證它。後來解放以後慢慢就融洽了，以前說姓楊的，姓容的不讓進他村，這個姓楊的也不能到南屏，打啊。……很慘的，這種情況，以後就慢慢融洽了」。⁸⁵

母親是容氏的鮑康堯先生則告訴我們：「以前大家互相攻擊啊，經常打架。……因為我小的時候在澳門，後來又去了香港，回到廣州，所以對這些事情也不是很瞭解。」他說姓容說姓楊的是「北山孤獨老綿羊」，而姓楊的則說「南屏雞股穿腸爛肚」。⁸⁶從時間和空間上看，容佑義出生前十來年，楊匏安已是青壯年，而且在廣州搞革命，離鄉已久，應該也不參與鄉族械鬥。但仍用「楊匏安那裏」的話語，似顯出某種後加概念和權力。容閔在1896年與上海原配鄭氏所生之子容申（取族名「若蘭」）一同返鄉，還給他娶了鄰村楊家之女，則似可視為「慢慢融洽」的一種反映。講述者容佑義老人自述與容閔關係之時，容夫人突然插話說：「他知道些什麼，都只是些資料彙集起來的而已，哪裏知道多少！」⁸⁷這也反映了他們自己如何認識和看待自己的歷史。有關容閔的研究比較多，⁸⁸本文前面也不時講了一些他的人脈和網絡關係，這裏就不贅述了。名人相互糾結的聯繫顯示，或許有些我們不習知的「名人」間的網路聯繫常常隱藏在名人家族家庭稀疏平常

的感知中，名人間的網絡比一般人更強烈地反映出離散性，超越鄉里、跨越省際國界，然而又非常的世俗，因為「名人」始終是歷史過程中極其普通的一個個體，在中國倫理社會的結構中，他們的許多決定不可能超出某些限度，因為生活本來就是這樣。

我們繞著香山縣中南部轉了一圈做口述史，在梅溪牌坊開始，在甄賢學校結束，貫穿其中的是共樂園和翠亨村。我們看到，陳芳、唐紹儀、孫中山、鄭觀應⁸⁹和容閔無疑是中國近代史上對香山縣影響最大的五個人物。在他們身上，軍政學工商俱全，顯然也一定程度代表了近代中國人在這幾個方面的不斷追求。香山民間有首諺語如下：

龍潭山頂有個瓦鷹轉，
鳳凰腳下有個觀音山；
難行東西分開兩埂，
返返轉頭山場吳黃鮑；
何氏落腳再南村，
先鋒斜下翠微雞佬掘住大雞籠；
前山北嶺同姓徐，
前山有個牛牯石；
一朵蓮花入後灣，後灣一邊水鹹一邊淡，
西洋鬼仔佔地要收返；
三廠有個蓮花莖，
北山是個羊（楊）咩實；
容林張鄭居沙尾（南屏），
珠洲孖洲過坦洲；
申堂石堂石裏石仔營腳黃，
古鶴對上係前隴；
竹林埔人中意食饅頭，
租賃脯對落有名叫大金鼎；
大金鼎北邊有上柵村，
盧梁蔡鄧四姓人；
上柵對落下柵墟，
一四七墟日狗仔豬仔也嘢都有賣；
東岸是個黃家村，
流屍山對落唐家後門湧；

唐家有個唐紹儀，
築條山房路，
九曲十三彎似條龍，
龍頭奔向三間廟，
龍尾向著共樂園，
園中寫著一副對：
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⁹⁰

我們可以在這首諺語中，找到相應地點的熟悉姓氏，以及想到相應的人物和資訊。這首諺語也是口述歷史，幫我們認識斯土斯民的觀念，不但對這個地方，也對這裏的人。近代的香山，由於孫中山的存在，無論多麼有名的人，總或多或少與其有一定的關係。這些關係多大程度上能在一些事件上起到影響作用，則視乎關係及利害深淺。不過在後代的口述中，卻只會呈現帶有正面意義的衍轉：陳芳家族與其關係最淺，後代也會含糊其辭「同學」、「好朋友」；唐紹儀一系關係微妙，但也會說「跟孫中山的」；盧慕貞親族則對孫持肯定評價；徐潤、容閔和唐廷樞與孫關係不淺，但後代的記憶仍很自然地只局限於由當代印刷品所塑造的印象。不過，不同的表述仍顯出不同的衍轉。

本文只是對口述史實踐的一點感想，其目的在於反省，一是分析研究歷史層面上：什麼樣的關係、多層多重的關係，會影響和決定人在一些事務上的決策和選擇，比如孫中山與程家的關係，涉及鄉里和親誼、利益與時局的考量，治史者不可不察；關係常不見於表面，而通過事件體察；關係常常需要向利益妥協而變得有所傾斜，但從未消失，上文所述政客們的事例比比皆是；二是口述層面上：口述材料與文本材料一樣不可靠，萬萬不可指望靠口述材料「填補空白」，歷史必須通過比較而「近真」；口述史必須體察語境和主客觀因素，充分考慮訪問者與被訪者的關係及談話所涉內容的敏感度，比如唐鴻光不會對第一次謀面的人提及過多有關自己母親的事；單純依賴口述絕對無法成「史」，口述史本身是一種反省，劍走偏鋒則容易淪為無根之談；口述史

既需有唐納德·里奇強調的「公共性」⁹¹，更需有湯普遜強調的「不同的呈現歷史的方式」⁹²，他幫我們消除偏見，他幫我們「修正」認識，更多更全面地去認識人物，不論是歷史上的還是現世的。本文就是這種呈現的嘗試：口述史訪談的過程中，常有許多表達不出但確實能感受到的觀念，這些觀念在當事人的意識中，看到的是一個不太一樣的世界，這就是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關係，我們借助於語言將一部份較謹慎地表達出來，會同看到並分析過的一些文獻資料，串成一幅民國香山名人千絲萬縷聯繫的網絡圖像。

注釋

- 1 這項工作的基本整理於2008年結束，整理資料將由珠海出版社出版。
- 2 2006年7月18日，珠海梅溪村大榕樹下，陳朱等人訪談稿。
- 3 2007年4月4日，珠海市梅溪村陳子輝家中，莫榮彪訪談稿。
- 4 2006年7月18日，珠海梅溪村大榕樹下，陳朱等人訪談稿；2006年7月15日，珠海市梅溪村村道，阿婆訪談稿；2006年7月15日，珠海市梅溪村陳伯家門口，陳伯訪談稿。
- 5 2007年7月25日，珠海香洲區陳大文家中，陳大文訪談稿。陳肇熙久居廣州，我去拜訪時他不幸病重住院，只跟他養女羅女士有一次訪談，並隨她去醫院看過他。不久後陳肇熙病逝，很遺憾最終沒能進行訪談。
- 6 2007年4月8日，珠海梅溪村陳子輝家中，陳細妹訪談稿。
- 7 2007年7月25日，珠海香洲區陳大文家中，陳大文訪談稿。
- 8 2007年4月8日，珠海梅溪村陳子輝家中，陳細妹訪談稿。
- 9 2006年7月18日，珠海梅溪村大榕樹下，陳朱等人訪談稿。
- 10 2006年7月18日，珠海梅溪村陳子輝家中，陳子輝訪談稿。
- 11 2006年7月18日，珠海梅溪村大榕樹下，陳朱等人訪談稿。

- 12 珠海市前山鎮梅溪村陳福志堂立《陳氏家譜》。
- 13 2006年7月18日，珠海梅溪村陳子輝家中，陳子輝訪談稿。
- 14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73。
- 15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73。
- 16 2007年4月8日，珠海梅溪村陳子輝家中，陳細妹訪談稿。我們問及有無通信可以佐證，陳細妹老人告訴我們書信全部在陳芳公雲南的一個女兒阿珠那裏。
- 17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75。
- 18 張曉輝、蘇苑，《唐紹儀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頁172-174。
- 19 張曉輝、蘇苑，《唐紹儀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頁177、182。
- 20 《民國日報》1917年7月5日。
- 21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頁120；張曉輝、蘇苑，《唐紹儀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頁294。1937年盧慕貞70誕辰時，唐紹儀吳維翹夫婦、孫科陳淑英夫婦與盧慕貞曾合影於唐家共樂園，見該書第326頁圖片。據張耀中主編，《珠海歷史文化名人》（第一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1），頁100，圖為盧妙珍供稿。
- 22 唐紹儀與陳炯明的關係可詳見珠海市政協、暨南大學歷史系編，《唐紹儀研究論文集》（廣州：廣人民出版社，1989）。
- 23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頁126。書中所記為唐的三女兒，未寫名字。今查當為與朝鮮鄭氏所生第三女唐寶玫，最先配甘鑒先，在唐所有女兒當中排第八。
- 24 湯銳祥《護法艦隊史》（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頁91。
- 25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 26 2007年7月26日，珠海會同村莫惠文家中，莫惠文訪談稿。
- 27 2007年7月28日，珠海香洲區鄭少交家中，《莫氏族譜》「莫藻泉」部份殘頁。
- 28 張耀中主編，《珠海歷史名人》（第二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頁16-17。
- 29 2007年7月27日，珠海吉大區沈錦鋒家中，沈錦鋒訪談稿。
- 30 該文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4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專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 31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頁173。
- 32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頁182。
- 33 澳門有多個孫公館，不過由於盧向華老人還記得是在文第士街，故仍能確定當年他去的那個即今日「國父紀念館」的所在地，也印證了盧確實去過澳門孫公館。
- 34 2007年7月26日，珠海市金鼎外沙村老人活動中心，盧向華訪談稿。
- 35 2007年7月26日，珠海市金鼎外沙村老人活動中心，盧向華訪談稿。
- 36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87。
- 37 張曉輝、蘇苑，《唐紹儀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頁292-293。
- 38 2006年7月16日，珠海市唐家鎮望慈山房，唐有淦訪談稿；該故事又見唐有淦，《唐家村村史》，唐家鎮人民政府編印，珠新出許字第98041號，頁105。
- 39 余志主編，《康樂紅樓》（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
- 40 區達權，〈古桂芬傳略〉，載政協珠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珠海文史》第15輯，2005年12月，頁164-170。
- 41 容漢詮，〈我在寧夏四十年〉，載政協珠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珠海文史》第15輯，2005年12月，頁129。

- 42 2006年7月20日，珠海市南屏村容佑義先生家中，容佑義訪談稿。
- 43 2007年7月26日，珠海市金鼎外沙村老人活動中心，盧向華訪談稿。
- 44 張耀中主編，《珠海歷史文化名人》（第二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頁53。
- 45 「唐紹儀親屬關係表」，載張曉輝、蘇苑，《唐紹儀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頁375。據張曉輝說，由於當時是與珠海市政協合作，所以此關係表其實為珠海政協提供。2007年7月20日，廣州暨南大學文學院樓副院長辦公室，張曉輝訪談稿。
- 46 據唐有淦先生說：「吳維翹，是唐紹儀在做總理後，她是南開的校花，跟他結婚。……在北京啊，在天津，南開在天津，不在北京。在天津。在天津照的像。這是聽說的，是不是真的不敢說，是吳維翹逼著他，老傢伙把鬍子拔乾淨，我嫁給你了。這是一個笑話。這只能是一個笑話，對吳維翹來講的話，她要嫁給唐紹儀的話也不在乎你有鬍子。這是一個笑話，呵呵。」「老人家，他們兩個相差多少歲啊？」「相差很遠啊，我看相差30年吧，這是我的估計啊，沒有具體數字，唐紹儀當年已經有60歲啊，你吳維翹就是念大學的話也是20來歲。」見2006年7月15日，珠海市唐家鎮唐有淦家中，唐有淦訪談稿。唐紹儀1862年出生，1913年娶吳維翹。故當時唐紹儀為五十出頭，但確與吳女士相差30歲左右。
- 47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頁128。
- 48 容閔，《西學東漸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頁73。
- 49 馮自由著，《革命逸史》初集，〈黃詠商略歷〉（北京：中華書局，1981）。
- 50 黃曉東、劉中國，《容閔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頁468，引謝纘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
- 51 黃曉東、劉中國，《容閔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頁29。
- 52 2006年7月16日，珠海市唐家鎮望慈山房，唐有淦訪談稿。
- 53 張耀中主編，《珠海歷史名人》（第二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頁35-41。
- 54 張耀中主編，《珠海歷史名人》（第二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頁19-20。
- 55 「臣於派委唐廷樞、徐潤之初，因與該二員素不相識，由盛宣懷為之介紹」、「次年添派道員唐廷樞、徐潤會辦，增置輪船碼頭、頗有餘利。」見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之《洋務運動》（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頁10-11。
- 56 轉引自王遠明主編，《風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譜》（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頁82。
- 57 虞和平編，《經元善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頁53。
- 58 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之〈李文忠公致唐景星、徐雨之兩觀察手諭〉，載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之《洋務運動》（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頁117。
- 59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頁211。
- 60 唐佑均等，〈唐廷樞傳記〉，載政協珠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珠海文史》第七輯，頁41。
- 61 見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
- 62 2007年7月27日，珠海吉大區沈錦鋒家中，沈錦鋒訪談稿。
- 63 張耀中主編，《珠海歷史名人》（第二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頁18。
- 64 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見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之《洋務運動》（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103頁。
- 65 張耀中主編，《珠海歷史文化名人》（第二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頁72；又見馮自由，〈徐宗漢女士事略〉，《革命逸史》第3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 66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頁184、186。
- 67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頁194。
- 68 2007年7月28日，珠海香洲區鄭少交家中，鄭少交訪談稿。此處當為莫仕楊長子媳婦為吳健彰侄女之誤。
- 69 2006年7月16日，珠海市唐家鎮望慈山房，唐有淦訪談稿。
- 70 2007年7月29日，珠海唐家鎮唐有淦家中，唐有淦訪談稿。
- 71 黃曉東、劉中國，《容閔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頁424。
- 72 劉厚生，《張謇傳記》（上海：上海書店，1985），頁197-203。
- 73 參見容永道，〈我與容閔的後代〉，載政協珠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珠海文史》第15輯，2005年12月，頁121-126。
- 74 2006年7月18日，珠海唐家鎮唐鴻光家中，唐鴻光訪談稿。
- 75 張曉輝、蘇苑，《唐紹儀傳》，（珠海：珠海出版社，2004），頁322。原照見於共樂園。
- 76 唐鴻光，〈回憶母親趙麗蓮〉，載政協珠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珠海文史》第八輯，頁59-68。
- 77 2006年7月18日，珠海唐家鎮唐鴻光家中，唐鴻光訪談稿。
- 78 2007年7月29日，珠海唐家鎮唐有淦家中，唐有淦訪談稿。
- 79 張耀中主編，《珠海歷史文化名人》（第一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1），頁26。
- 80 珠海市政協編，《珠海人物傳》（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頁98。
- 81 見政協珠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珠海文史》第15輯，2005年12月，頁121-126。
- 82 章開沅先生曾論及此人和相關文獻，但誤為「Homer Lee」，《實齋筆記》（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88），頁99。
- 83 羅香林，〈早期留學美國的容閔與中華民國創立之關係〉，《東方雜誌》（臺北），第九卷第期五期，1975年11月。
- 84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144。
- 85 2006年7月20日，珠海市南屏村容佑義先生家中，容佑義訪談稿。
- 86 2006年7月21日，珠海市南屏村鮑康堯先生家中，鮑康堯訪談稿。
- 87 2006年7月20日，珠海市南屏村容佑義先生家中，容佑義訪談稿。
- 88 參見《珠海歷史文化書系》之《容閔與留美幼童研究叢書》（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尤其值得注意的幾本是：李恩富《我的中國童年》、容尚謙《創辦出洋局及官學生歷史》以及高宗魯先生編譯《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
- 89 由於未在三鄉進行口述史訪談，本文有意淡化對鄭親友網絡的探討，但鄭很重要，可算是四大買辦的代表，主要是因為他留下的文字材料極多，故影響最大。
- 90 鄭少交搜集整理，〈地名歌謠二首・二〉，見政協珠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珠海文史》，第15輯，2005年12月，頁121-126、254-255。
- 91 唐納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大家一起來做口述史》（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 92 覃方明、渠東、張旅平譯，保爾・湯普遜（Paul Thompson）著，《過去的聲音》（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頁296。

湖南易俗河米市考*

黃永豪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1. 前言

易俗河米市為清代末年至民國初年湖南全省最重要的米穀集散地，其米穀輸出量為全省之首位，到了二、三十年代才衰落。易俗河米市位於湖南湘潭舊縣城所在的湘江上游約8公里湘江與涓水交界的掛嘴洲，由於涓水又稱為「易俗河」，故稱為「易俗河米市」。筆者曾到過易俗河米市四次，第一次是在2002年8月，第二次是在同年的11月，兩次皆是獨自前往，第三次是在2004年5月，由當地縣政府的幾位人員及一位當地米商後人陪同。這三次考察皆十分粗疏，或者，根本談不上考察。第四次考察是在2010年6月，這次考察的詳情，陳瑤在其〈城市、市鎮、鄉村——湘潭考察記〉¹一文中已有詳細而精彩的說明，不再覆述。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談談筆者前三次「考察」所得的一些資料和記錄，並且根據這些資料比對文獻，試圖解答易俗河米市是在何時興起。這個問題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探討近代湖南米穀貿易的歷史，以及國家干預對於經濟活動的影響。本文可以分為兩個主要部份，第一部分是詳細介紹筆者當日「考察」的見聞，第二部份則比對文獻來探討易俗河米市的興起時間，以及湖南最大的米穀集散地為何是在易俗河，而不在其下游不遠的湘潭縣城等問題。

2. 「發現」易俗河米市

筆者第一次到易俗河米市是在2002年8月。筆者先在湘江南岸湘潭縣政府新辦公樓所在的公車站下車，再轉乘當地的三輪摩托車。由於普通話不靈光，又沒有地圖，自己又不知道確切位置，這位三輪摩托車車伕邊走邊問路，才到達「目的地」。日後根據地圖追查，車伕大約是從前進北

路轉往湘江沿岸的沿江路向西走，大約在縣造紙廠附近放下筆者（地點1），車資共12元。事後才知道，從易俗河米市回到公車站的車資一般是三元。也許要多謝這位車夫，正因如此，筆者當日從上午10時許至下午3時許，走遍易俗河米市所在的整片地區（參閱圖一）。由於這次考察是最「深入」的，下文將以這次考察為核心而輔之以其餘兩次考察的見聞。

下車後，筆者一直沿著湘江岸邊闊約2至3公尺的泥路往西走，這條道路高於河面約3至5公尺，可以行車，從東向西展延。在路的北岸，即靠近湘江的路旁，沿路都沒有任何建築物，只泊有一、兩艘鐵殼運沙船，而路的南邊則有疏疏落落的建築物，大部份是磚建築物，從外表看來並不是民國或民國以前的建築物。走到盡頭是湘潭縣造船廠（地點2）。這裏是易俗河米市所在的掛嘴洲的西部盡頭，然後沿路折返（地點3），抄小路往南探索，首先找到蕭家湖和靈官廟（地點4）。

根據第二次考察之時訪問的何老先生（不刊出其名字）解釋，蕭家湖面積約有萬畝，當地的農田皆在此湖取水灌溉（見附錄一）。據筆者所見，此湖的水源主要是雨水（圖二）。靈官廟位於蕭家湖與湘潭縣造船廠之間的田地的中間，其四周皆為農田。靈官廟為一所小廟，單進水泥和磚構建築物，闊約2至3公尺，長約4至5公尺。建於一平台上，面向涓水，其門額有「靈官廟」三字（圖三）。祭壇中央是兩俱面具，兩旁才是神像（圖四）。右面的牆壁有兩塊石碑，是民國十七年的倡修碑，明顯早已受到人為的破壞，其表面被砸破，呈現很多裂紋，並被塗上黑色的墨水或油污（圖五）。第一塊石碑刻有「民國十七年冬月立」，另一塊面積較小的則沒有刻上年份

（見附錄二及附錄三）。兩塊石塊的捐款者有部份名字相同，計有「文東山、曾裕和、楊萬興、黃大裕、馬吉慎、陳蓮生」。比較這兩塊石碑的名字與民國初年刊刻的《支那省別全誌》，發覺「黃大裕」與《支那省別全誌》記載的易俗河其中一所牙行的名字相同。²此外，第一塊石碑中「蕭合興」也與《支那省別全誌》中所記載的易俗河其中一所猪行的名字相同。³至於同碑中「吉太祥」則與《支那省別全誌》所載的湘潭其中一所煤炭行的名字相同。⁴

這些資料顯示該廟建於1928年，而有些捐款的商號或人物在該地活動了十多二十年。不單只是米穀貿易的商人或商號，其他商人也參與了該廟的建造工作。另一項值得注意的，是該廟所在的地基是由蕭四邑公所捐獻的，雖然筆者並沒有蕭四邑公的生平資料，但是該廟旁邊為蕭家湖，證明蕭家在當地擁有大量的田產。

之後在湘江沿岸的泥路往返數次，最後通過一條石板砌成的南北向的小徑（地點5）找到了涓水沿岸的易俗河老街。這條小徑濶約1.5公尺至2公尺，南北貫通湘江沿岸的道路和涓水沿岸的道路，接近湘江沿岸道路的一段為泥路，其餘的路段皆鋪上濶約1公尺石板的道路。根據第三次考察時陪同的縣政府人員所言，從涓水旁邊的過山碼頭起卸的米穀，就是經由這小徑運往筆者所走過的泥路旁邊再載運上船。

這小徑與易俗河老街交界之處為一所就筆者在當地所見、頗具規模的建築物（地點6）。第二次考察時，筆者曾跑進屋內訪問了居住在內的何先生（不刊出其名字），他指此建築物名為「蕭家祠堂」（圖六），約於一百年前由蕭家四兄弟所合建的。最初是用作為糧倉，解放後改作小學。何先生在2001年以數萬元買下此建築物，曾修建了部份，但有部份已經倒塌了（參閱附錄四）。

蕭家祠堂前臨涓水，高於水面約4至6公尺，往下走為過山碼頭。蕭家祠堂地基圍牆面向通往碼頭石階處（即向東）有一塊石碑，高約1.5公尺，寬約0.5公尺。而地基圍牆面向過山碼頭處（即向南）有兩塊石碑，兩塊石碑皆高約1公尺，寬約0.8公尺（圖七及圖八）。從三塊石碑的碑腳

殘跡來推斷，原本應是插在泥土上，後來才被放在上址。水退時，可以看到過山碼頭是一個約為2公尺見方的石構平台（圖九）。

蕭家祠堂把易俗河老街分成兩段。易俗河老街高於河面4至6公尺，沿涓水東西走向。在第一次考察時，一位老村民向我表示這地就是易俗河老街，而路中一塊石板也被刻上「易俗河老街」五字。易俗河老街是一條濶約1.5至2公尺的直道，鋪有長寬約1公尺的石板。這些石板表面皆十分光滑，石板的中部皆呈現輕微的下陷，顯示曾長時期使用。沿著此街距涓水較遠的一側，整齊排列了一列房屋。這些房屋大部份是兩層高的，以木材作為主要的架構，當中興建牆壁，下層牆壁以磚建造，上層牆壁則以竹片塗以泥土來建造。至於街道臨近涓水的那一側，間中有一、兩所建築物。現時這些建築物，大部份已作為民居，其原來的用途已無法考證。筆者相信這些建築物應為民初時期的建築。

由蕭家祠堂往東走的一段易俗河老街應是《支那省別全誌》所稱的下街。該書指此段街道主要是以貿易糧食為主，也是當時人口最多的地方。此段易俗河老街的東部與另一條南北走向街道連接，這街道南北貫通了易俗河老街和湘江沿岸的道路，應是《支那省別全誌》所記載的市街（地點7）。這街道濶約1.5至2公尺，除了接近湘江沿岸道路一段是泥路外，其餘的部份皆鋪上與易俗河老街相同的石板，兩旁排列了與上街那些兩層高的房子相類似的建築物（圖十）。

在這街道與易俗河老街交界處往前走約5至6公尺的河邊，為另一所碼頭，碼頭的石牆上有一塊長約1.5公尺，高約0.8公尺的石碑，其上刻有「正泰碼頭」四字。據第三次考察和書籍記載，此碼頭是由郭家所擁有，郭家是民國初年在易俗河米市實力最雄厚的商人。

再往東走，沿路房屋的結構和建造材料皆與易俗河老街的其他房屋十分相類似。其中一所兩層高建築物的上層外牆上，仍保留了「酒醬園」三字，說明這建築物曾是一所商品店。到了路的盡頭，有一規模宏大的兩層高建築物，看似是倉庫，現在已改作為民居（地點8及圖十一）。根據

第三次考察和書籍的記載，此為民國初年當地最大的米穀倉庫。其不遠處有一所磚構建築物，其牆腳的石塊刻有「王德泰」三字，說明最早的屋主應為王德泰。

再往外走，是一條沿著涓水的大堤，堤上的泥路為易俗河米市與外地連接的主要通道。據第三次考察所知，此大堤是在60年代才修建的。此大堤的地勢是高於掛嘴洲的地勢的。其後筆者前往易俗河米市皆取道此泥路。

在第一次考察當中，忽下大雨。避雨期間，在市街北段接近石板路末段，在街旁的一所建築物門前的空地上發現三塊石碑，被當作石塊鋪在路面。其中一塊刻有「郭楓□」三字，另一塊則刻有「誤買盜木，罰碑示儆，癸酉憑圍立」。第三塊刻有「公議禁止欄□，搭台演唱影□」（圖十二、十三及十四）。清末及民國年間的癸酉年是1873年和1933年，但筆者認為「演唱影□」應是指近代的影畫戲或戲劇，所以筆者認為最有可能的年份是1933年。

繞過蕭家祠堂的圍牆前的小路，走上易俗河老街的西段，不遠處是一座紅色的建築物，其規模稍大於靈官廟，其門額是「南嶽聖帝神壇」（地點9及圖十五）。祭壇上有兩塊關於捐助修建該廟木牌，有部份的捐助者是記載捐工多少個，推論是以工作代捐款。及至第三次考察時，該建築物已改名為「南嶽神壇」，但內部的陳設並沒有多大改變。在第四次考察，我們訪問了該廟的廟祝，有關的紀錄請參閱陳瑤的考察報告。

再往西走是一所三層高的混凝土建築物，正門面向涓水，這是一所觀音寺，門額上刻有「慈航閣寺」四字（地點10，圖十六）。寺內的人對於筆者的到訪十分緊張，不願多談。根據橫樑上的文字，該寺建於1852年，重建於1999年（圖十七）。根據此寺的重修碑記（見附錄五）及靈官廟內所受到的破壞，可以想像易俗河米市在60年代的境況。

筆者再往西走，沿路的景觀大致與易俗河老街的其他景觀相同，這裏應是《支那省別全誌》所指的上街，再沒有甚麼發現，折返原路，經大堤上的泥路離開。

3. 易俗河米市的興起

到過易俗河米市的皆會慨嘆，一個曾經每年輸出米穀數百萬石的米市為何會如此衰落，也會不期而問當日興盛之時會是何等模樣。從上述四次的「考察」所見，易俗河米市的重心在於涓水沿岸的易俗河老街一帶是無容置疑的。考證資料，乾隆《湘潭縣志》有記載云：「易俗河市在縣南二十里，人烟一百七十戶，其市在涓江口內，凡衡山後紅筍、稻米皆聚於此。」⁵清楚指出米市是在涓水岸邊。在第四次「考察」當地時，主要想探討的問題，是甚麼因素使到易俗河米市發展成為全省最大的米市？為甚麼涓水的米穀不直接運往下游不遠處的湘潭縣城？再者，當易俗河米市成為全省最大的米市，卻為何位於涓水的旁邊而不是在位於湘江之濱？如果基於地理、水文和交通工具等因素使到涓水的米穀不能直接運往湘潭縣城，那麼此地理應存在甚久，但我們卻為甚麼並沒有找到半點清中葉以前的歷史遺跡。現時找到的最早的歷史資料是慈航閣寺建於1852年，即咸豐二年。光緒《湘潭縣志》曾言：「易俗市，唐嘗建縣。五代時為榷場。」⁶但是，並沒有說明此地在五代之後的發展。很難想像此地的地理環境自五代至今皆「一成不變」。而且，如果當地早在咸豐之前已經發展成為重要的米穀集散地，為甚麼並沒有遺留半點歷史痕跡？

根據地方志的記載，易俗河米市在乾隆年間已經存在。乾隆《湘潭縣志》記載云：「易俗河市在縣南二十里，人烟一百七十戶，其市在涓江口內，凡衡山後紅筍、稻米皆聚於此。」⁷這段資料說明了兩項事情，第一是易俗河米市在涓河口內，證明易俗河米市自乾隆至民國初年皆沒有重大的轉移，第二是衡山後的米穀皆匯聚於此。筆者現今已經無法考證「衡山後」所指的確切地區。但從其戶數已可以看到在乾隆年間易俗河米市的規模並不大。同書也記載：「三門市在縣南一百八十里，人烟四百餘戶，沿江各市貿易惟此最盛。」⁸三門位於易俗河市湘江上游約100華里，所謂「沿江各市貿易惟此最盛」，可以理解其貿易額在易俗河米市之上。同書也記載：

湖南米穀自衡州而下，多聚賣於湘潭，大約視湖北江南之時價為低昂，倏增倏減，初無定局，其擔夫負販謂之路擔，則市人之取給為多。⁹

另一段記載云：

城總市鋪相連幾二十里，其最稠者則在十總以上，十九總以下，凡糧食、綢緞、布匹、棉花、魚鹽、藥材、紙張、京廣貨物、竹木牌筏皆集於此，為湖南一大馬頭。¹⁰

根據上述各項資料，可以推論雖然易俗河米市已經存在，但是其規模不大，其商業地位在三門市和湘潭縣城之下，而米穀貿易仍集中在湘潭縣城。

易俗河米市之所以位於涓水河口可以匯聚涓水流域的米穀。涓水發源於湖南省雙峰縣昌山，流經衡山縣新橋、白果，湘潭縣花石、射埠、吟江、古塘橋和雙板橋等地。這些涓水流域的米穀皆以易俗河市為集散地。曾超曾言：

易俗河屬湘潭縣重鎮，地處湘水之曲，有涓、漣水在近匯合，不僅舟楫方便，而且地居南北交通要道，陸運暢通，鄰近碧泉和十萬壠一帶所產谷米更具特色，色香、味香、油潤，人稱十萬壠的大米為油米，故此米市便在易俗河鎮興起，並成為湖南的谷米巨市。¹¹

十萬壠位於湘潭縣城以西，為當地最著名的稻米產區。¹²雖然乾隆《湘潭縣志》有「凡衡山後紅筍、稻米皆聚於此。」記載，但是筆者懷疑這只是指涓水所流經的衡山地區的米穀。即使退一步來說，衡山地區的米穀有經湘江運往易俗河米市，但根據各項記載，其數量不會高於運往湘潭縣城的數量。

到了道光至同治年間，易俗河米市的規模逐漸發展起來。光緒《湘潭縣志》記載：「雙板橋

路，田鋪店至易俗市凡十餘里，楊雲亭、方作舟、楊翼垣等倡修。」¹³筆者無法在光緒《湘潭縣志》找到楊雲亭、方作舟和楊翼垣等人物的生平，無法考證他們是那一時代的人物。光緒《湘潭縣志》另一段則記載：「易俗市後沿河一帶道光年眾修，咸豐年重修。」¹⁴而另一段記載也言：「易俗街口黃泥塘，計四百五十丈，同治年王治庵、劉紫臣等糾修。」¹⁵根據這些資料，在道光至同治年間（1821-1874）易俗河米市受到注意，人們開始修築連接當地的道路，換言之，人們覺得有須要開辟連接此地的道路，方便往來。據此，筆者推斷易俗河米市的規模有所發展。

究竟易俗河米市何時取代了湘潭縣城的米市地位？近人有持易俗河米市是在19世紀從湘潭米市轉移過來的意見。《湘潭經濟史略》認為早在明朝嘉靖年間（1522-1566），湘潭縣城小東門外沙灣一帶已成為湖南米穀的集散地。到了康乾盛世，由於穀米業的用地需要，沙灣米市逐漸向易俗河米市轉移。到了19世紀中葉，易俗河米市正式取代了沙灣。¹⁶此著作最大的問題是並沒有列舉資料的來源，讀者無從考究其可信性，而且，當中關於沙灣米市的位置，與別的著作有很大的出入。¹⁷近人曾超曾也認為湖南米市是在19世紀中葉轉移到易俗河鎮，他在其著作中言：「湘潭谷米市場形成於清初，以後便由城區逐步轉移到易俗河。」¹⁸近人曾紹參的一篇著作更進一步言：「十九世紀中葉，湘潭的穀米市場，便轉移到了易俗河。」¹⁹根據各種資料，筆者推論曾超曾其實就是曾紹參，²⁰所以這篇著作可以視為同一資料。遺憾的是這兩篇著作皆沒有提出任何的實質證據，其可信性存在商榷的地方。總之，從當地人的追憶，易俗河米市是在19世紀中葉左右取代了湘潭縣城米市的地位。

根據地方志的記載，可以肯定易俗河米市在光緒初年已成為了湘潭縣內規模最大的米市。光緒《湘潭縣志》言：

易俗市，唐嘗建縣。五代時為榷場……
湘南穀豆咸萃於此，乃至下游舟載逆軌而來臻。富人建倉，輒儲萬石，寄屯之

息，歲至萬金，縣境最大市也。²¹

光緒《湘潭縣志》刊刻於光緒十四年，所以，可以推斷易俗河米市是在同治至光緒初年迅速發展起來並超越了湘潭縣城的米市地位。

筆者認為是釐金制度使到易俗河發展成為湖南的最大米市。咸豐五年（1855），爲了募得對抗太平軍的軍費，湖南官府推行釐金制度。簡單來說，釐金是向貨物徵收過境的稅項。根據羅玉東的研究，湖南省釐金除了門市釐有一部份由商號承總彙繳外，一概由官方設局卡徵收。局卡徵收稅項，多在貨物起落之處，如土產之貨在起運之局納釐者，再經他處，亦不重抽，直至出口之釐卡，才繳納出口稅。²²而《湖南全省財政說明書》云：「（湘潭局）坐落縣城外四里許，咸豐初年設立，專收起坡落地厘金及出山茶厘。」²³湘潭縣城爲湖南全省最大的商業中心，在此設釐金局征收落地及起坡釐金是十分合理的。所謂落地釐金是指貨物運進湘潭縣城的稅項，而起坡釐金則是指貨物起運的稅項。換言之，如果米穀要運往湘潭縣城後再轉運往別的地方貿易則須繳納兩次釐金稅項。光緒《湘潭縣志》記載：「易俗河、三門、櫛洲、朱亭皆設卡局。」²⁴櫛洲即現今的株洲。株洲、三門和朱亭分別依次位於易俗河米市上游的湘江沿岸，水路距離易俗河米市分別爲50、110和185華里。²⁵分卡的功能是在貨物所經的地點設立檢查關卡，查驗貨物是否已經繳納所規定的釐金稅項，防止商人繞道逃避繳稅。在易俗河、三門、櫛洲、朱亭皆設卡局顯示當時設置釐金關卡之時，人們覺得這些地方的商業地位和功能大致相同。

在設立釐金制度後，人們馬上明白如果把米穀先運往易俗河米市暫時儲藏，待交易完成後，商人再到易俗河提取米穀下運，只須繳付過境釐金，而不須要繳付落地及起坡釐金，可以省卻一次的釐金費用，也可以省卻一次受到釐卡人員查驗滋擾的機會。於是，易俗河米市的規模迅速發展。

筆者有不少的旁證來支持這種推論。光緒二十八年（1902），湘潭船行公所與來自益陽和漢口的米船發生抽收佣金的糾紛。湘潭船行公所

表示，根據過往慣例，各大小船隻在湘潭領裝貨物，須先在湘潭船行公所掛號，估貨議價和書契納佣。但益陽和漢口等船隻經過當地前往易俗河市購買米穀時，往往不肯投行納佣，損害了湘潭船行公所利益。而益陽和漢口的米船則申辯是自行向易俗河市買賣米穀，無須湘潭船行公所作中介，故不肯納佣金。及後兩方把此事交由湘潭各主要商幫共同調解，及後更多次向湘潭縣府提出訴訟。²⁶此次糾紛無論誰勝誰負對於本文的論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事證明湘潭縣城的商人視易俗河市的米穀交易爲湘潭商業的一部份，他們視易俗河市只是儲藏米穀及讓米船取貨的地方。益陽和漢口的米船當然辯稱他們是直接與易俗河米市貿易，無論他們的說法是否真確，這次訴訟說明易俗河市其實只是寄存米穀的地方，商人購米後便直接下運往漢口等地，這可以減輕部份釐金的負擔。

其次，根據《支那省別全誌》的記載，在易俗河米市的釐金關卡位於米市的下游（圖十八）。當地人有一個諺語，就是「易俗河米穀，到岸就起」。當地人皆指出，從涓水運到易俗河米市的米穀，皆從過山碼頭起卸，然後挑運往湘江江邊，再下船外運。過山碼頭位於關卡之上游，所以，這種搬運的方法可以不用經過關卡。甚至可以把涓水運來的米穀夾雜在從湘江上游下運的米穀之中，逃避釐金稅項。

靈官廟的捐款碑證明當地到了1928年經濟仍然良好，仍然有餘力修建廟宇。根據訪問所得，易俗河米市是在1930年代才衰落的。而湖南到了1931年才取消釐金制度。兩者在時間上的吻合，增強了筆者的信心。

註釋：

* 本文之撰寫，得到卓越學科領域計劃「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之贊助，特此鳴謝。

¹ 陳瑤，〈城市、市鎮、鄉村——湘潭考察記〉，《田野與文獻》，第60期（2010），頁21-28。

² 見東亞同文會編，《支那省別全誌》（東京：東亞同文會，1918），第十卷，〈湖南省〉，頁851。

³ 見《支那省別全誌》，〈湖南省〉，頁856。

⁴ 見《支那省別全誌》，〈湖南省〉，頁850。

⁵ 呂正音修、歐陽正煥纂，乾隆《湘潭縣志》，卷之五，〈疆域〉，頁十三。

⁶ 陳嘉榆等修，光緒《湘潭縣志》，卷四，〈山水〉，頁四十三至四十四。

⁷ 呂正音修、歐陽正煥纂，乾隆《湘潭縣志》，卷之五，〈疆域〉，頁十三。

⁸ 呂正音修、歐陽正煥纂，乾隆《湘潭縣志》，卷之五，〈疆域〉，頁十一。

⁹ 呂正音修、歐陽正煥纂，乾隆《湘潭縣志》，卷之十三，〈風俗〉，頁五。

¹⁰ 呂正音修、歐陽正煥纂，乾隆《湘潭縣志》，卷之十三，〈風俗〉，頁五。

¹¹ 曾超曾，〈湘潭易河米市的盛衰〉，

¹² 《湘潭縣志》，卷四，山水十一：「唐興寺南小水入湘，謂之陶公港，出太平山南流，左得西風嶺水，右得朱圯水。屈曲東流，合上西塘水，水出懷義亭……西風、懷義二水之間，平田萬頃，膏腴饒沃，謂之十萬壠。微患夏漲傷苗耳。西北鄉農車輦相屬，肩摩轂擊。」

¹³ 陳嘉榆等修，光緒《湘潭縣志》，卷二，〈石頭馬路表一〉。

¹⁴ 陳嘉榆等修，光緒《湘潭縣志》，卷二，〈石頭馬路表五〉。

¹⁵ 陳嘉榆等修，光緒《湘潭縣志》，卷二，〈石頭馬路表七〉。

¹⁶ 見尹鐵凡著，《湘潭經濟史略》（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頁245-248。

¹⁷ 此書是廖才定主編的「湘潭歷史文化叢書」之一。此套叢書的最大缺點是書中很少標明資料的出處，讀者很難判斷這些資料的可靠性。近人毛信華談及沙灣米市早在明朝以前已經存

在，到了清朝其規模更大，但是，毛信華並沒有談及沙灣米市是在甚麼時候衰落。值得注意的是兩篇著作對於沙灣的位置有不同的說法，

《湘潭經濟史略》言沙灣在小東門外；毛信華則言沙灣在現在的大碼頭側，即在十八總附近。一東一西，令人存疑。參見毛信華，〈湘潭糧食行史話〉，載《湘潭文史》，第十二輯（1995年），頁177-182。

¹⁸ 曾超曾，〈湘潭易俗河米市的盛衰〉，載《湘潭文史資料》，第八輯（1990年10月），頁16-17。

¹⁹ 曾紹參，〈湘潭易俗河谷米市場的變遷〉，載中國民主建國會湘潭市委員會、湘潭市工商業聯合會文史工作委員會編，《湘潭市工商業聯合會史稿》（內部發行，1987），頁196-197。

²⁰ 在〈湘潭易俗河米市的盛衰〉一文的介紹中，曾超曾是湘潭市工商業聯合會的顧問。而湘潭市工商業聯合會前主席楊則敬在《湘潭市工商業聯合會史稿》一書的題詞中言曾紹參號稱「湘潭通」，與他為多年同事，由此，筆者推斷曾超曾就是曾紹參。

²¹ 陳嘉榆等修，光緒《湘潭縣志》，卷四，〈山水〉，頁43至44。

²² 羅玉東，《中國釐金史》，上冊，頁313。

²³ 《湖南全省財政說明書》，歲入部，釐金類，頁2。

²⁴ 陳嘉榆等修，光緒《湘潭縣志》，卷之二，〈世紀十三〉。

²⁵ 東亞同文會，《支那省別全誌》，第十卷，〈湖南省〉，頁248-249。

²⁶ 漢益商號船幫編，《湘潭船行成案稿》（出版地不詳：漢益商號船幫，1904年刻本），〈梁仁興具稟湘潭縣為縷敘親供事稿〉，頁二十一至頁二十六。

²⁷ 原碑碑文是直排的，為了遷就印刷，故改為橫排。文中「劉」、「蕭」、「譚」、「羅」和「興」等字原為簡寫字體，現為遷就印刷，皆改為繁體字體。文句盡量依照原文排列。

²⁸ 見《支那省別全誌》，〈湖南省〉，頁851。

²⁹ 見《支那省別全誌》，〈湖南省〉，頁856。

³⁰ 見《支那省別全誌》，〈湖南省〉，頁850。

附錄一

何老先生訪問稿

日期：2002年11月17日

時間：下午3:30

地點：湘潭易俗河鎮掛咀洲何老先生家

何老先生現年78歲。70年前由河對岸遷到此處。蕭氏宗祠是由蕭家四兄弟合建的。蕭氏宗祠是用作糧倉。蕭家在易俗河老街並沒有店舖。蕭家在易俗河也並沒有田產，何伯的屋後有一所面積約有萬畝的大湖，名爲「蕭家湖」，當地的田皆向蕭家湖取水灌溉。易俗河老街是米穀市場，很興盛，有很多人。約在1930年代衰敗的。何老先生的孫子言，蕭氏宗祠前的碼頭的小路，曾建有欄杆，近年才倒塌的。

附錄二

靈官廟捐碑²⁷

周楊氏洋 拾元 楚定連拾元 郭喬生洋伍元正

無名氏洋四元 周心達洋四元 楊壬秋洋三元正

蕭四邑公三元基地一所 上志堂捐光洋三元正

劉宇恂 廖先務 唐東亮 同昇莊

廖炳元 唐漢章 楊□山 文福德

周葵生 劉怡昌 □生利 萬藻山

劉云發 陶振亞 楊□莊 楊裕湘

尹克明 曹復盛 何衡如 周振華

陳相文 文東山 胡炳章 椿柏公

馬俊臣 馬清和 蔣柏華 宋漢章

各捐光洋貳元整

□吉祥 劉有光 劉三盛 曾裕和 源順□

曾萬和 楊振興 楊萬興 劉東海 劉玉□

□少卿 鄧積慶 劉□秋 周祥生 何憶順

□有餘 陳乾泰 劉□益 楊敦厚 劉義發

□生利 李漢生 □□□ 朱□□ □□□

黃大裕 夏雲□ □□□ □□□ □□□

□有貴 裕順行 □□□ 劉遠□ 劉□□

□立生 彭天祿 □□□ 藍炳祿 程錦□

□泰福 曾廣禎 彭炳□ 楚富文 陳金□

□□太 譚合春 胡德盛 楚恂美 曾正發

□三太 李長生 劉德華 譚萬利 陳新□

□春□ □騰芳 □□生 鄧光前 張萬□

□立祥 何□□ □□盛 李正興 張洪發

□祥益 李霞□ 彭□盛 譚澤林 楊劉氏

□輔庭 曾天□ 顏全美 □□□ 湯立□

□□觀 郭敬□ 郭福壽 廖名才 □□□

□□止 無名氏 豐太恒 劉尙吉 □□□
□□生 廖珍吾 郭劉氏 蔣加才 劉三□
□丁科 唐成基 陳全盛 祥合記 楊柳□
□宋珊 張禹丞 劉鑽湘 馬吉慎 唐□□
□順桃 祥豐坊 唐雲路 蕭合興 張□□
□太□ □□□ 姜福興 劉碧潭 榮金□
□□□ □□□ 洪元棧 李洪興 郭□□
□□元 □□□ □林氏 羅集祐 郭□□
□□元 □□裕 □□興 蕭大興 劉□□
□□氏 周□興 □□□ 顏瑞庭 天順□
□□□ 何立達 □□□ □□□ 蔡傳□
陳蓮生 唐上元 汪□林 李□□ □□□
□□福 歐陽□ 王文彬 李瑞□ □□□
□□秀 羅春□ □柏雲 添興合 □□□
□□棠 吉太祥 何家俊 何萬發 李□□

□□所各善主□捐光洋壹元整

黃和盛 萬裕□□洋式伯陸□伍元整

朱修太 丁友□□洋式伯陸□伍□肆角整

昌修 周葵生 馬鏡清 廖紫彬 劉三盛

勸修員 劉宇恂 郭有餘 黃榮珊 廖子□

民國十七年冬月立

附錄三

重修靈官廟各香主捐資起造各□□□

存款數目均刊於後永垂久遠

劉萬式捐錢壹拾串文正

馬吉慎 周鴻盛 周福太 萬和成 周椿柏公 □公一祠

各捐銀 元

□□盛 □□德堂 □□□ 曾裕和 □□□ □□□

周永□ □□□

各捐錢 □

□□□ 何□順 楚同盛 黃大裕 楊湘□ 楊萬興 楊協太

楊崇花 □祥盛 □長生 □洪盛 □敦德堂

□上各捐□銀壹元正

張正和 劉新和 周漢初 陳蓮生 周方行 齊□□ 李□□

唐有才 劉三太 □德盛 譚立生 林西河堂 周□□堂

周洪發 文□裕 易云□ 董竹□ 董□□ 周□廷 譚天元□

譚天元利 劉玉廷 楚合盛 劉鑒廷 祥茂隆 洪興福

各捐錢壹串正

周慶祥 唐廣發 周心遂 譚子云 □□□ 周長松 方裕和

楊裕卿 胡玉貞 □□□ □□□ 郭成漢 □□□
□□□□
文東山 劉三太
周漢初 周漢山
周明正 馬□□
□捐資花邊共錢壹□□
另 □□
□石工砌工石灰零用□□□
□□□□□□

按：第一塊石碑可以肯定是刻於1928年，第二塊石碑則不能找出其刻字年份。兩塊石塊的捐款者中有小部份名字相同，計有「文東山、曾裕和、楊萬興、黃大裕、馬吉慎、陳蓮生」。現今資料顯示，「黃大裕」與《支那省別全誌》記載的易俗河其中一所牙行的名字相同。²⁸ 此外，第一塊石碑中「蕭合興」也與《支那省別全誌》中所記載的易俗河其中一所豬行的名字相同。²⁹ 至於同碑中「吉太祥」則與同書所載的湘潭其中一所煤炭行的名字相同。³⁰ 在此，本文作一個大膽的假設，上述靈官廟應與易俗河的商人有密切的關係，固然這有待日後進一步調查來驗證。

附錄四
何先生訪問稿
日期：2002年11月17日
時間：下午2:30
地點：湘潭易俗河鎮老街蕭氏宗祠

何先生年約四十多歲，自言是在去年以數萬元買下了易俗河鎮老街的大宅。曾修建了部份。有部份已經倒塌了，例如正廳曾有一八仙藻井。但從今天所見，大宅仍然是一所規模宏大的巨宅。面積約有3、4千呎，高約30呎。正廳分為三間。據何先生言，此宅是由蕭家四兄弟所合建的，約建於一百年前。最初是為作糧倉，解放後改作小學。現今宅內仍可看見很多歌頌毛澤東的口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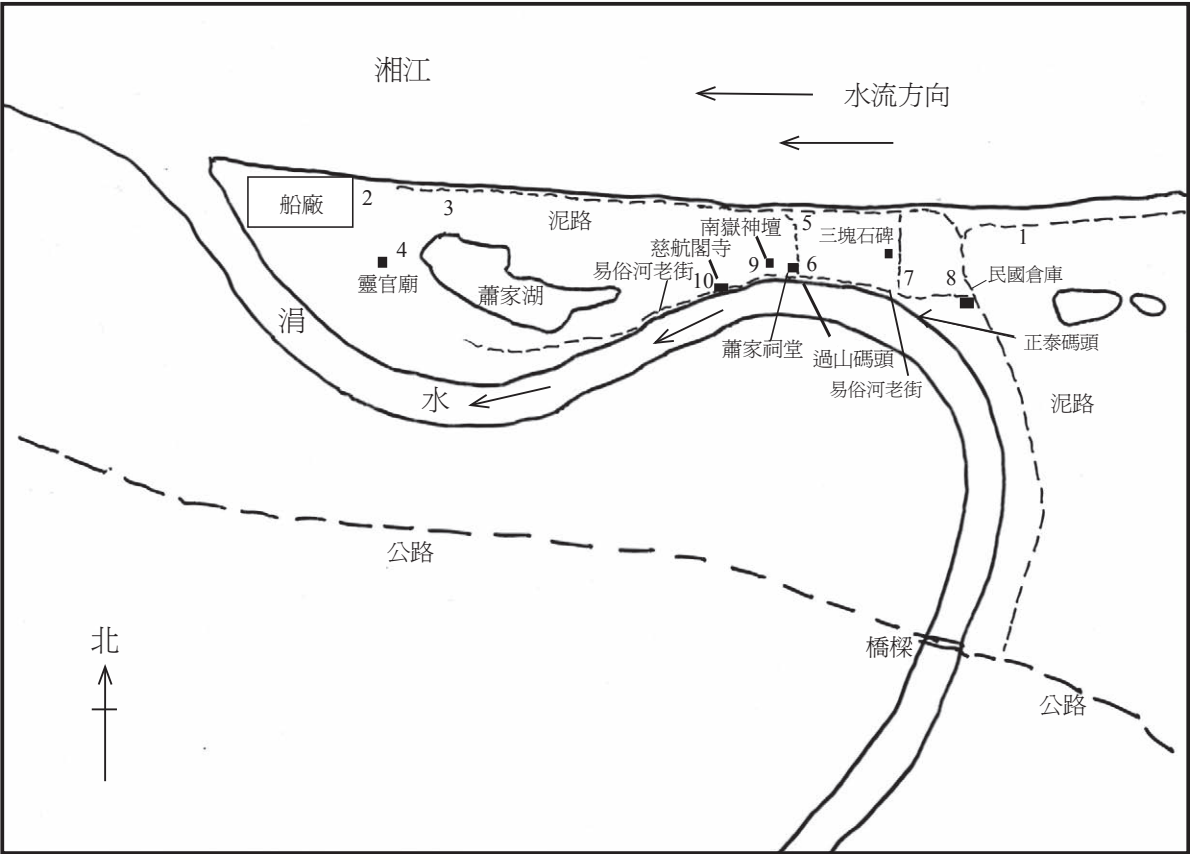
蕭氏宗祠前的小街名「石街」，即「易俗河老街」，此地由於是涓水和湘水的交界，在解放前是糧食貿易的大市場，蕭氏宗祠前的碼頭名為「過山碼頭」，涓水運來的米穀皆在這碼頭起運往湘江。老街的中部稱為「鎮泰坪」。蕭家的後人曾於兩年前回來看看大宅，現時他們主要居住在長沙、湘潭和香港。

附錄五
重修慈航閣碑序

古閣慈航者，本系【係】空門淨地，曆【歷】史悠久，境雅環幽，前臨涓水，波浪滔滔，後伴湘江，恰似玉帶，查尋資料，始建清朝，晨鍾暮鼓，响徹雲霄，青磬紅魚，韻雅悠長，禪門大德，法幢高揚，苦奈因緣，興敗無常，十年文革，慘絕遭殁，堂堂梵刹，無處查訪，幸喜今朝，春風始復，黨政英明，蓮城善士，李氏淑輝，真乃賢良，不辭勞苦，廣積錢糧，曆時三載，方得輝煌，擇於吉日，托與來無，領眾脩熏，為銘功德，謹立碑坊，奈因禿筆，難述詞章，祈望識者，切勿筆揚。

阿彌陀佛

佛曆二五四五年歲次辛巳未月吉日霞山釋子謹序



圖一、易俗河米市考察地圖（筆者手繪）



圖二、蕭家湖



圖三、靈官廟



圖四、靈官廟神壇（注意中央的兩具面具）



圖五、靈官廟捐碑



圖六、蕭家祠堂



圖七、過山碼頭前石碑



圖八、過山碼頭前石碑



圖九、過山碼頭



圖十、市街



圖十一、民國倉庫



圖十二、放在地上的石碑



圖十三、放在地上的石碑



圖十四、放在地上的石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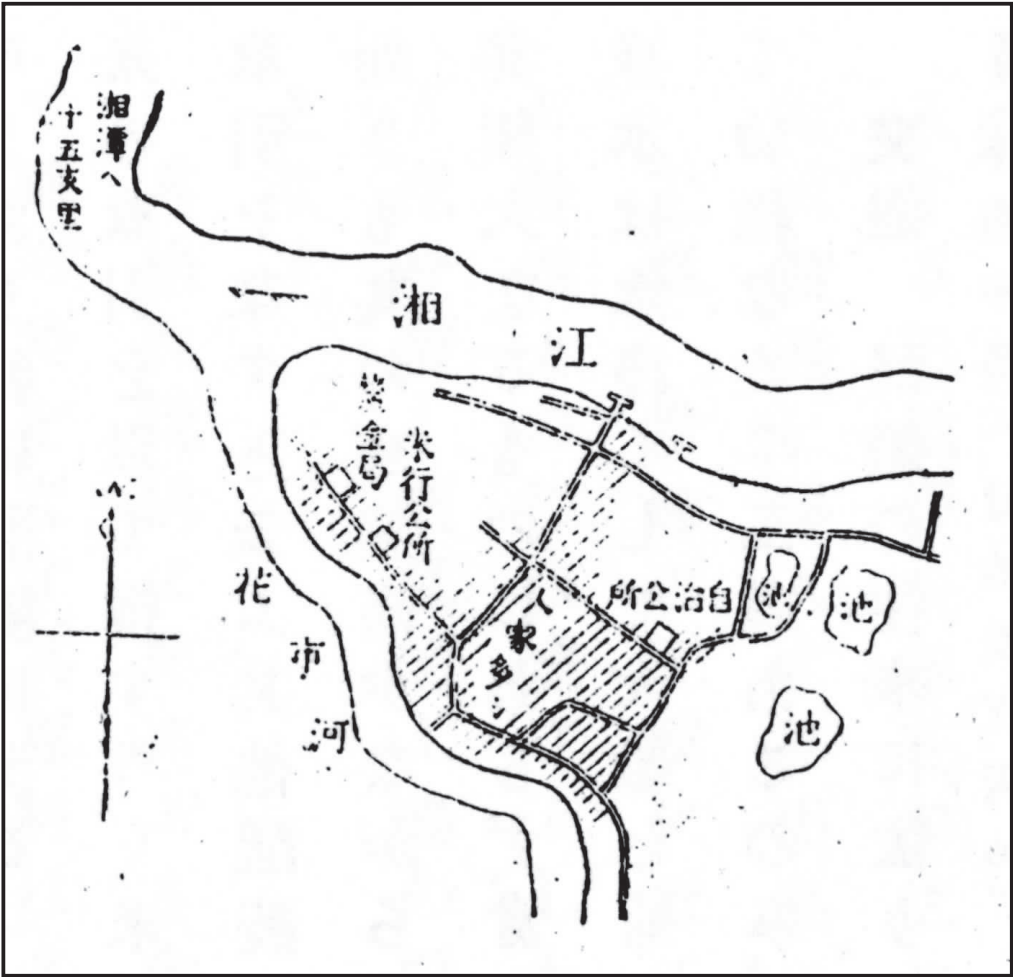
圖十五、南嶽聖帝神壇



圖十六、慈航閣寺



圖十七、慈航閣寺橫樑



圖十八、《支那省別全誌》所載易俗河米市圖

活動消息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及霍英東研究院泛珠三角研究工作基地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雲南師範大學發展研究中心及旅遊與地理科學學院
合辦

歷史人類學研究生研討班（第20期）

2010年12月11-12日

雲南昆明
雲南師範大學121校區
田家炳樓二樓會議室

研討班每年舉辦二次，旨在為人文社會學科研究生提供
互相交流的機會，鼓勵多學科整合的研究取向

● 論文報告參加辦法

- ◆ 論文報告人必須為碩士或博士班最後一年學生，報告題目必須為其本人學位論文。
- ◆ 請於2010年11月11日前將報告提綱以電郵方式同時送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謝湜收（hssxs@yahoo.cn）及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黃永豪收（schina@ust.hk）
- ◆ 提綱內容：
1. 學位論文題目；2. 有關課題的研究綜述；3. 論文各章節簡介；4. 參考書目。
- ◆ 主辦機構負責論文報告人往返車費（火車硬臥或汽車）及會議舉行期間之食宿安排。
- ◆ 主辦機構將於11月25日前通知是否接納申請，並安排報告時間。

● 參與研討班討論報名辦法

- ◆ 歡迎各相關學科研究生參加討論。
- ◆ 往返旅費由參加者自理。
- ◆ 請於2010年11月25日前，將姓名、所屬學校、院、系、暫擬學位論文題目等資料
以電郵同時送hssxs@yahoo.cn 及 schina@ust.hk。

● 查詢

- ◆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電話：(852)23587778 傳真：(852)23587774
- ◆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電話：(020)84114831 傳真：(020)84112122



The UGC AoE Scheme: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Society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項目：「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

活動消息

歷史人類學講座系列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Talk Series

講者：趙玉中教授

昆明理工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1 「名家大姓」：搖擺在漢/夷之間？

11月2日（星期二）

2 白族歷史與文化的知識生產

11月16日（星期二）



時間：早上11時至下午1時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3362室

語言：普通話

查詢 電話：2358 7778 傳真：2358 7774 電郵：schina@ust.hk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主辦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項目：「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

The UGC AoE Scheme: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Society

《歷史人類學學刊》

第八卷第一期

「華北村社與宗族研究」專號

1. 前言（趙世瑜）
2. 祖先記憶與明清戶族——以山西聞喜為個案的分析（王紹欣）
3. 「忠閣」——元明時期代州鹿蹄澗楊氏的宗族建構（韓朝建）
4. 里甲、清真寺與回回家族——以山西長治回回家族為例（丁慧倩）
5. 村社與宗族——明清時期中原鄉村社會組織的演變（李留文）
6. 唐宋以來高平寺廟系統與村社組織之變遷——以二仙信仰為例（羅丹妮）

書評

1. Stéphane DUFOIX, *Diasporas*（劉宏）
2. 張原，《在文明與鄉野之間——貴州屯堡禮俗生活與歷史感的人類學考察》（李立）
3. 舒瑜，《微「鹽」大義：雲南諾鄧鹽業的歷史人類學考察》（段雪玉）
4. Timothy BROOK, *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賴國棟）
5. Gordon T. STEWART, *Journey to Empire: Enlightenment, Imperialism, and the British Encounter with Tibet, 1774-1904*（趙敬邦）
6. Stephen R. PLATT, *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陳瑤）
7. Jerry H. BENTLEY, Renate BRIDENTHAL, Kären WIGEN, eds., *Seascapes: Maritime Histories, Littoral Cultures, and Transoceanic Exchanges*（陳博翼）
8. 太田出、佐藤仁史編，《太湖流域社會の歴史學的研究：地方文獻と現地調査からのアプローチ》（潘弘斐）
9. 黃賢強，《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曲曉雷）
10. 周榮，《明清社會保障制度與兩湖基層社會》（毛帥）

第八卷第二期

1. 商周文獻中歷史觀念形成脈絡考（郭靜云）
2. 社會記憶與文化建構——以廣州府番禺縣瀝滘村「御賜屏風」故事為例（石堅平）
3. 「開鎮」故事的塑造——以嘉興府濮院鎮為例（潘弘斐）

書評

1. Naomi STANDEN,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李怡文）
2. Isidore Cyril CANNON, *Public Success, Private Sorrow: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arles Henry Brewitt-Taylor (1857-1938), China 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Pioneer Translator*（蔡思行）
3. Robert CULP, *Articulating Citizenship: Civic Education and Student Politics in Southeastern China, 1912-1940*（黎俊忻）
4. Stephen C. AVERILL, *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China's Jinggangshan Base Area*（陳貴明）
5. Helen F. SIU, ed., *Merchants' Daughters: Women, Commerce, and Regional Culture in South China*（張妍妍）
6. Xiaobo SU and Peggy TEO, *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Tourism in China: A View from Lijiang*（盧惠玲）
7. 錢杭，《庫域型水利社會研究——蕭山湘湖水利集團的興與衰》（王大學）
8. 邱澎生、陳熙遠編，《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趙鼎）
9. 黃宗智、尤陳俊編，《從訴訟檔案出發：中國的法律、社會與文化》（陳博翼）
10. 錢昕怡，《近代日本知識分子的中國革命論》（劉慶霖）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讀者回條*

____更改地址

____新訂戶

姓名 (Name) : _____先生 / 女士 (Mr / Ms.)

服務機構 (Institution) : _____

通訊地址 (Mailing Address) : _____

電話 (Phone) : _____ 電子郵箱 (E-mail) : _____

*上述資料只用作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通訊之用。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徵稿啟事

- (一) 本刊由「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出版。
- (二) 本刊為季刊，每年出版四期。分別為一月十五日、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
- (三) 本刊接受有關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學術動態介紹，包括學術會議、研討會紀要；研究機構、資料中心介紹；田野考察報告及文獻資料介紹等。
- (四) 來稿必須為從未發表的文章。
- (五) 來稿中、英文不拘，字數原則上以不超過五千字為限。
- (六) 截稿日期為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和十月一日。
- (七) 本刊不設稿酬，來稿一經刊登，作者將獲贈該期十本。
- (八) 來稿可以原稿紙書寫，或以電腦文件方式寄本刊。
- (九) 來稿由本刊編輯委員會審閱。
- (十) 收稿地址：

(1) 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黃永豪先生收

電郵：schina@ust.hk

(2) 中國廣州市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轉

《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黃曉玲小姐收

電郵：hshac@mail.sysu.edu.cn